

詩
經
類
考

詩經類考卷之二十六

明武塘沈萬鈞仲容采輯

說詩異同考

國風上

關雎篇

雎鳩韓詩爾雅俱作王鳩卽鷖也詩緝謂鷖鳥性不再匹立則異處是有別也又性好時每立更不移處有幽閒貞靜之象故以起興劉子曰少皞爲鳥師以雎鳩爲司馬以其摯而有別也○鄭箋摯之言至也謂雎鳩之雌雄情意至也○呂氏祖謙曰后妃之德

坤德也惟天下之至靜爲能配天下之至健也○爾雅妃嬪也對也○左傳嘉耦曰妃○朱註宮中之人蓋妾御之老者太王王季以來舊宮人也通解○正義曰窈窕者謂淑女所居之宮形狀窈窕然故箋言幽閒深宮是也以淑女已爲善稱則窈窕宜爲居處楊雄謂善心爲窈善容爲窕者非也或云窈窕貞專貌○詩序曰關雎后妃之德也魯詩曰佩玉晏鳴關雎歎之韓詩薛君章句曰詩人言雎鳩貞潔慎匹以聲相求隱蔽乎無人之處故人君晏朝入于私宮后妃御見有度應門擊柝鼓人上堂退反燕處體安志

明今時夫人內傾于色賢人見其萌故咏關雎說淑
女正容儀以刺時後漢書曰康王晏起夫人不鳴璜
宮門不擊柝關雎之人見幾而作楊子曰周康之時
頌聲作乎下關雎作乎上習治也故習治則傷始亂
也子朱子謂孔子言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而序
者乃拆哀樂淫傷各爲一事而不相須已失其旨矣
至于傷爲傷善之心則又全無文理又謂儀禮以關
雎爲鄉樂爲房中之樂是周公制作時已有此詩矣
若如魯說則儀禮不得爲周公之書儀禮不爲周公
之書則周盛時乃無鄉射燕飲房中之樂而必有待

乎後世之刺詩也且爲人子孫無故而播先祖之失于天下如此而尚可爲風化之首乎至鹿鳴正雅之首也太史公云仁義陵遲鹿鳴刺焉聖人刪詩豈以刺詩冠風雅之首哉○申公培詩說曰關雎文王妃思得淑女以充嬪御之職而供祭祀賓客之事故作是詩首章于六義中爲先比而後賦也以下二章皆賦其事以寓比興之意○許敬菴論語述讀毛詩序及申公詩說關雎誠后妃所作也所謂窈窕淑女蓋指所求嬪妾而言未得而憂旣得而樂其性情之正可以想見且所云參差荇菜者爲潔俎豆以供祭祀

賓客之事而后妃皆資左右之助焉汲汲于求賢內
輔絕無閨房燕昵之私孔子所稱樂而不淫哀而不
傷者也朱子釋詩多不用小序小序傳自子夏成于
毛公不無附會增益如云憂在進賢不淫其色等語
誠覺未安然首云關雎后妃之德風之始者則確乎
其無可疑也若申公詩說傳自漢初文公似未之考
故以爲此宮人之詩然大明之詩曰文王初載天作
之合文王嘉止大邦有子何待宮人寤寐求之展轉
反側而後得耶若謂寤寐反側之憂琴瑟鍾鼓之樂
在文王則尤不得爲性情之正矣蓋楚莊王夫人樊

姬私捐衣食求美人而進于王卽太姒求淑女之意而文王爲聖君太姒爲聖配當時所以表正宮闈不昵私寵迥越常情之上又非楚莊樊姬可同日語也○鄭樵讀詩易法曰詩三百篇第一句曰關關雎鳩后妃之德也是作詩者一時之興在是不謀而感于心也凡興者所見在此所得在彼不可以事類推不可以理義求也興在鴛鴦則鴛鴦在梁可以美后妃也興在鳴鳩則鳴鳩在桑可以美后妃也興在黃鳥在桑扈則綿蠻黃鳥交交桑扈可以美后妃如必曰關雎然後可以美后妃他無預焉不可以語詩也○

荇菜二章鄭氏以爲夫人九嬪旣不妬忌世婦女御已無怨爭上下悅樂同化后妃故于后妃將其參差之荇菜以事宗廟之時則嬪御等皆競佐助后妃而求之皆樂后妃之事旣言樂助后妃然後倒本其事而后妃今日所以得佐助者由此幽閒之善女未得之時后妃于覺寐之中常求之欲與之共已職事故得之也○正義曰琴瑟友之鐘鼓樂之皆謂祭時故箋云共荇菜之時也○末章毛以爲本已求淑女之意言旣得參差之荇菜須左右佐助而采之故所以求淑女也故思念此處窈窕然幽閒之善女若來則琴

瑟友而樂之思設樂以待之親之至也○友之謂情
性之和上下相親與琴瑟之音宮商相應若與爲友
然故云友之○荀子曰君子以琴瑟樂心以鐘鼓道
志君子之于淑女不無心志之交焉○采正義曰釋
言云箏也孫炎曰皆擇菜也箏猶拔也○參差埤雅
云三相參爲參兩相差爲差參差言其出之無數左
右言其求之無方○孔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
傷雙峯饒氏曰自他詩觀之言哀者易至于悲傷如
澤陂之詩曰有美一人傷如之何寤寐無爲涕泗滂
沱是也言樂者易至于淫如溱洧之詩曰洧之外洵

許且樂惟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芍藥是也惟此
詩得性情之正故玩其詞可爲養心之助也○朱子
曰是有那情性方有那詞氣聲音又曰樂止于琴瑟
鐘鼓是不淫也若沉湎淫泆則淫矣憂止于展轉反
側是不傷也若憂愁哭泣則傷矣○豐城朱氏曰文
王聖人也詠其德者不過一言以蔽之曰敬而已太
姒聖女也詠其德者亦不過一言以蔽之曰淑而已
惟敬則自強不息純亦不已所以爲乾之健也能淑
則足以配至尊奉宗廟所以爲坤之順也故曰窈窕
淑女君子好逑言能體坤道之順以承乾也○子夏

問曰關雎何以爲國風始也孔子曰關雎至矣乎夫
關雎之人仰則天俯則地幽幽冥冥德之所藏紛紛
沸沸道之所行如神龍變化斐斐文章大哉關雎之
道也萬物之所繫羣生之所懸命也河洛出書圖麟
鳳翔于郊不由關雎之至則關雎之事將奚由至矣
哉夫六經之策皆歸論汲汲蓋取之乎關雎關雎之
事大矣哉馮馮翼翼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
子其勉之思服之天地之間生民之屬王道之原不
外此矣子夏喟然而嘆曰大哉關雎乃王化之基也
傳外○關雎畢公作補傳謂得之張超或謂得之蔡邕

○丁奉臆言曰古者國君世子生別爲孺子室于宮擇于諸母與可者必求其寬裕慈惠溫良恭敬慎而寡言者使爲子師其次爲慈母其次爲保母况文王之師慈保輩則又賢之尤者信乎其能爲此詩也○公羊傳伯姬曰婦人夜出不見傳母不下堂何休曰選老大夫爲傳老大夫妻爲姆孔氏云禮重男女之別大夫不宜教女子大夫之妻當從夫氏不當隨女而適人事無所出其言非也○白虎通曰禮昏經云教于公宮三月婦人學一時足以成矣與君無親者各教于宗廟婦之室國君取大夫之妾士之妻老無

子者而明于婦道又祿之使教宗室五屬之女大夫士皆有宗族自于宗子之室學事人也

葛覃篇

爾雅水注谿曰谷木族生曰灌孫炎註族叢也○說文云木冒也冒地而生東方之行○埤雅曰夫禮后織玄統今乃治葛事如此者盖后親蠶以勸女功之正事親葛以勸女功之餘事絲麻者本事也親葛者餘事也○古者王后織玄統都覽反公侯夫人紘紵卿之內子大帶大夫命婦成祭服士妻朝服庶人以下各衣其夫○絺綌曲禮云爲天子削瓜巾以絺諸侯

巾以綌玉藻云浴用二巾上綌下綌皆貴綌而賤綌
是綌精而綌麤也又云振綌綌不入公門○嚴氏曰
婦人驕奢之情何有紀極苟萌一厭心雖窮極靡麗
耳目日新猶以爲不足也味服之無斂一句可見后
妃之德性後世后妃以驕奢禍其族皆厭心爲之○
陳氏曰知稼穡之勤者飲食則念農功知絲麻之勤
者衣服則思女功也○周禮掌葛以時徵綌綌之材
○月令孟夏天子始綌○師氏古者女師教以婦德
婦言婦容婦功婦德貞順婦言辭令婦容婉婉婦功
絲枲祖廟未毀教于公宮三月祖廟旣毀教于宗室

宮祖廟別宮大宗之室亦別有女宮女子自少常教
習故曰女子十年不出傳姆教之但嫁前三月則就
尊者之宮教成之姆婦人五十無子出而不復嫁能
以婦道教人者女出嫁姆隨之故有女師內則云大
夫以上立師慈保三姆謂子之初生保養教視男女
竝有三姆禮云姆纚笄綃衣讀爲素在其右○禮服周
禮內司服后六服褱衣赤色揄翟青色闕翟謂之三翟與
鞠衣黃色展衣赤色祿衣黑色而爲六首飾則有副編次三
翟爲祭服皆服副鞠衣告衆之服展衣朝王及見賓
客之服首皆服編祿衣進御于王之服晉皆服次元

諸侯夫人于其國衣服與王后同上公夫人得禕衣
以下侯伯夫人得揄翟以下○煩擗之用功深濯之
用功淺阮孝緒字畧云煩擗猶接莎也援奴禾反三
莎素禾反翟之衣畫以五色刺繒爲形不可澣得澣者鞠展祿
純色之衣也○凡諸侯之女歸寧曰來出曰來歸夫
人歸寧曰如集出曰歸于某諸侯之女父母在得歸
寧沒則使卿寧于兄弟若卿大夫妻父母沒猶得歸
寧天子諸侯位高恐其專恣淫亂故父母沒則禁止
其歸寧大夫以下位卑畏威故許之耳○白虎通曰
父矩也以度教子也○釋名曰父甫也始生已也○

廣雅云母牧也育養子也○釋名云母冒也含生已也○序曰葛覃后妃之本也后妃在父母家則志于女功之事躬儉節用服澣濯之衣尊敬師傅則可以歸安父母化天下以婦道也○朱子謂此詩之序首尾皆是但所謂在父母家者一句爲未安若謂未嫁之時卽詩中不應以歸寧爲言况未嫁時自當服勤女功不足稱述爲盛美若謂歸寧之時卽詩中先言刈葛而後言歸寧亦不相合且不常爲之于平居之日而暫爲之于歸寧之時亦豈所謂庸行之謹哉序之淺拙率類此○申公詩說葛覃此亦太奴所自作

賦也○南軒張氏曰后妃之貴亦必立師傳以訓之
法家拂士非惟人主不可一日無后妃亦然也周自
后稷以農爲務歷世相傳其君子則重稼穡之事其
女子則重織紉之勤相與服習其艱難咏歌其勞苦
此實王業之根本也夫治常生于敬畏而亂常起于
驕肆使爲國者每念稼穡之勞而后妃又不忘織紉
之事則心之不存者寡矣此心常存則驕矜恣肆何
自而生故誦服之無數之章則知周之所以興誦休
其蠶織之章則知周之所以衰

卷耳篇

頊筐審屬易盈之器也

審音本

何休云艸器也所以盛

種○傾筐欹筐也

韓詩

○金罍取象雲雷博施如人

君下及諸臣也大一斛○釋名云崗亢也言在上也

○兕觥疏爵有五自一升至五升觥在五爵之外容

五升所以罰不敬觥廓也所以著明之貌君子有過

廓然著明也以兕角爲之有刻木形似兕角者蓋無

兕用木也○序卷耳后妃之志也又當輔佐君子求

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陂私

謁之心朝夕思念至于憂勤也○爾雅翼云采采卷

耳職之賤者淮南子稱瞽師庶女位賤尚莫權輕飛

羽許叔重曰尚士也某者某耳某名也主是官者至微賤也瞽師庶女復賤于主某之官故曰權輕飛羽觀此則主某之官位之微者周禮顧不可考或成周以前周南之官有之不然則醢人酒人之屬也于采某者而猶知其勤勞則凡臣下之勤勞不遺可知矣審官而至于此則所審之詳又可知矣此有以見寢勤之至也○呂氏曰酒醴婦人之職因采卷耳而有所感念及酒醴之用以勞人賢者不當使之遠行從役此首章所以嗟我懷人寘彼周行二三章言行役之勞未易解也我姑且酌酒以勞之末章朱子舊註

曰極道勤勞嗟嘆之狀諷君子當厚其恩意無窮已之詞也○嚴氏曰言后妃之志者謂因備酒漿念及臣下之勤勞耳○歐陽氏曰婦人無外事求賢審官非后妃之職也○頃筐易滿也卷耳易得也然而不可貳以周行荀子曰周行能官人也王及公侯伯子男甸采衛大夫各居其列所謂周行也○詩說曰卷耳文王遣使求賢而勞之以詩首章先比而後賦後二章皆賦也○張南軒詩云觥罍欲解高崗恨采耳元因備酒漿○楊升庵曰荀子不可貳以周行之說深得詩人之心小序求賢審官似戾苟旨朱子以爲

文王朝會征伐后妃思之是也但婦人思夫而陟岡
飲酒携僕岵望雖曰言之亦傷于大義矣原詩人之
旨以后妃思文王之行役而言也陟岡者文王陟之
也馬玄黃者文王之馬也僕痛者文王之僕也金罍
兕觥冀文王酌以消憂也蓋身在閨門而思在道途
若後世詩詞所謂計程應說到梁州計程應說到常
山之意耳○朱子曰此詩之序首句得之餘皆附會
之鑿說后妃雖知臣下之勤勞然曰嗟我懷人則其
言親暱非后妃之所得施于使臣者矣○雪山王氏
以爲后妃勞賸妾之歸寧而作

樛木篇

孔氏曰木盛莫如南土禹貢楊州厥木惟喬周官正南曰荊州東南曰楊州二州境界連接故以南土爲荊楊與南有喬木同○釋文藹似葛而小○丁奉臆言曰樂只君子其有周上下之通稱乎始于樛木妾稱后也繼于南山采菽君稱臣也至變風變雅一無稱焉此見盛世人材多有可樂之德而衰世則否矣○祭統曰福者富也大順之顯名孝經援神契云祿者錄也取上所以敬錄接下下所以謹錄事上○夫人稱小君大夫妻稱內子妾謂嫡曰女君○輔氏曰

其美夫人也無誇詞其禱夫人也無侈說此又可見
衆妾性情之正也呂氏曰漢之呂后二趙隋之獨孤
唐之武后禍至亡國樛木詩人安得不深嘉而屢嘆
之乎○序樛木后妃逮下也言能逮下而無嫉妬之
心焉○詩說曰樛木諸侯慕文王之德而歸心焉故
作此詩皆比而後賦也○張氏曰室家旣和故其君
子無所憂患常樂

螽斯篇

箋云凡有陰陽情慾者無不妬忌○左傳凡有血氣
皆有爭心是有情慾者無不妬也○鄭氏曰婦人之

德莫大于不妬忌蓋功容可勉而根于情者難自克也○螽蝗屬非卽螽也○錢氏曰斯語詞猶鷺斯鹿斯也○張氏曰左傳韓簡云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螽斯形之微僅寸餘耳而滋數之多凡物皆不能及有親見其子之類聚者大小不一與他彙不亂亦不相軋且有大字小小依大之狀焉自淮而北無往不然雖微虫寔鍾太和之氣以成形以比妃德亦未爲不倫也○以色列曰妬以行曰忌○正義曰不妬忌而子孫衆多者以其不妬忌則嬪妾俱進所生亦后妃之子孫故得衆多也則百斯男是

也○左傳僖二十四年王將以狄伐鄭富辰諫曰昔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藩屏周管蔡邲霍魯衛毛聃郇雍曹滕畢原酆郇文之昭也邢晉應韓武之穆也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此可驗有周之繁昌矣○管蔡世家云武王同母兄弟十人伯邑考武王發管叔鮮周公旦蔡叔度曹叔振鐸邲叔武霍叔處康叔封邲季載此其多子之驗也○說文羽鳥長毛也○周禮羽人掌以時徵羽翮之政于山農凡受羽十羽爲審百羽爲搏十搏爲縛鍾氏染羽○爾雅羽本謂之翮一羽謂之箴十羽謂之縛百羽

言部類卷之二
謂之緡○廣雅云子孜也以孝事父常孜孜也○釋
名云子孳也相生蕃孳也○說文云孫從子從系系
續也廣雅云孫順也順于祖○序螽斯后妃子孫衆
多也言若螽斯不妬忌則子孫衆多也○箋云后妃
之德寬容不嫉妬則宜女之子孫使其無不仁厚

桃夭篇

萼說文云榮也从艸萼亦作華韻書云今俗華戶花
切花呼瓜切然記桃始華鞠有黃華並無明音萼音
處○凡木謂之萼艸謂之榮爾雅云華萼也華萼榮
也不榮而實謂之秀榮而不實者謂之英爾雅云蒨

葍莖華榮疏此別艸木榮華之別名也蒨言華之敷
貌葍華初生之名也莖華單也灼灼華之紅而麗也
言女以盛時而嫁有贊其實贊大貌蓋桃性更七八
年便老老則子細此言桃少故有贊其實言非但有
華色又嫁而有子夫婦之道成焉蓁蓁盛也言能成
其家又庇其所賴也桃花葉齊生至于有贊其實然
後其葉蓁蓁故其序如此出坤○嫁娶必以春者春
天地交通萬物始生陰陽交接之時也○解頤曰宜
者和順之意和不乖順則不逆此非勉強所能致
也必孝不衰于舅姑敬不違于夫子慈不遺于卑幼

義不拂于夫之兄弟及兄弟之妯娌而後謂之宜然
由后妃教化行而倡于上之子則倣而應于下故于
歸之際見者知其必有以宜室宜家焉此亦可以觀
感化之機矣○帝王世紀云包犧氏制嫁娶禮以修
人道之始○史記云伏羲氏制嫁娶以儷皮爲禮今
曰諧伉儷卽此義也○室家釋名云室實也言人物
實滿于其中也○說文云家居也○爾雅辰內謂之
家註今人稱家義出于此○呂覽高元作室○沈氏
云卿大夫稱家家者外內之大名戶內曰室但男子
一家之主職主內外故曰家婦人主閭內之事故爲

室也○序桃天后妃之所致也不妬忌則男女以正婚姻以時國無鰥民也○詩說曰桃夭周人美后妃終始婦道之詩皆比而後賦也

兔且篇

爾雅云檝謂之棧李巡云檝也

檝音檝特月反

桮扣也擊檝

于地中張且其上也○郭璞且猶遮也疏張網遮兔因名曰且○爾雅釋宮曰一達謂之道路二達謂之岐旁岐道交出三達謂之劇旁數道交錯四達謂之衢交道四出五達謂之康康樂也交會樂道也六達謂之莊莊盛也道煩盛七達謂之劇驂三道交復有

一岐出者八達謂之崇期四道交出九達謂之達四
道交出復有旁通者按左傳隱十一年云及大逵桓
十四年樊渠門入及大逵莊二十八年及逵市宣十
二年入自皇城至于逵路杜預皆以爲道竝九軌案
周禮經涂九軌不名爲逵杜意蓋以鄭之城內不應
有九出之道故以爲竝九軌于此不合也○說文云
道九達道也似龜背故謂之廼廼卽達字○林爾雅
云野外謂之林○釋名云林森也森森然也○說文
云土有叢木曰林○鄭氏禮註云竹木曰林○金氏
履祥曰墨子曰文王舉閭天太顛于畧網之中而授

之政西土服夫兕且體貌肅敬此閔天太顛所以爲
賢而文王取之也曰季之取冀融郭泰之取茅容皆
然況文王乎詩序曰兕且后妃之化也關雎之化行
則莫不好德賢人衆多也○左傳天下有道則公侯
能爲民干城而制其腹心○毛以爲肅肅然恭敬之
人乃爲兕作且身自桮棧其聲丁丁然雖爲鄙賤之
事甚能恭敬此人非直能自肅敬又是赴赴然威武
之夫可以爲公侯之干城言可以蕃屏公侯爲之防
固也○箋以首章爲禦難謂難未至而預禦之二章
爲和好怨耦謂已被侵伐使和好之也腹心者又可

詩經卷之六 國風卷之六 十六
以爲策謀之臣使之慮無也

芣苢篇

賦役輕衣食足男女正長幼宜然後他無所事而及此細故也○衽者裳之下衣襟也帶腹帶也○此詩雖出于閭巷婦女之談然亦可見文王之時家給人足而無俯仰之累鄰里緝睦而無忌嫉之風故一時同輩遨遊于阡陌之間賦其事以相樂也○序芣苢后妃之美也和平則婦人樂有子矣○韓詩曰芣苢傷天也芣苢雖惡臭乎我猶采之而不已以興君子有惡疾我猶守而不離去○列女傳芣苢蔡人之妻

作言宋人之女爲蔡人之妻旣嫁而夫有惡疾其母
將改嫁之女曰且夫芣苢之艸雖甚惡臭猶始而將
采之終而懷衽之浸以益親况夫婦之道乎乃作芣
苢之章而韓詩亦祖述之辨命論亦曰顏回敗其叢
蘭冉耕歌其芣苢則遂以芣苢比惡疾矣詳蔡人之
妻或因說母引芣苢之義以自况因賦其詩不必始
作于此也宋女而蔡妻何名爲周南哉今芣苢亦不
臭未知所謂惡臭者又何物耳○詩說曰芣苢童兒
鬪艸嬉戲歌謠之詞賦也○王肅云自關雎至芣苢
房中之樂

漢廣篇

女子出遊本非禮而淫亂之俗則變矣此被文王之
化之始也詩人之意若曰遊女且然况深閨簡出者
耶○漢發源于大別自雍及岐滙異爲同江發源于
岷山合流于漢自蜀至楚流行最遠○遊女或指昔
年而言○潛行郭璞曰水底行也晏子春秋曰潛行
逆流百步順行七里孫炎曰方水中爲汙筏也方言
云汙謂之箒箒謂之筏筏秦晉通語也木曰箒竹曰
筏小筏曰汙箒反○楚木中之翹翹者萋艸中之翹
翹者○五尺以上爲駒八尺以上爲龍七尺以上爲

味六尺以上爲馬○夾漈鄭氏曰周爲河洛召爲岐
雍河洛之南瀕江岐雍之南瀕漢江漢之間二南之
地詩之所起在于此屈宋以來騷人詞客多生江漢
故仲尼以二南之地爲作詩之始○序漢廣德廣所
及也文王之道被于南國美化行乎江漢之域無思
犯禮求而不可得也○爾雅小枝上繚爲喬註細枝
皆翹繚向上

汝墳篇

墳謂厓岸狀如墳墓所以捍水也○枚細者周禮有
銜枚氏註云枚狀如箸是其小也採薪男子之事婦

人躬此正君子在外也○正義曰怒思也釋言云怒
饑也李巡曰怒宿不食之饑也然則怒之爲訓本爲
思耳但饑之思食意又怒然故又以爲饑怒是饑之
意非饑之狀○顏爾雅云一染謂之縑再染謂之縑
三染謂之纁註縑今之紅也顏染赤纁絳也○尾說
文微也從毛在尸後又釋名尾微也承脊之末稍
微殺也○釋言曰燬火也李巡曰燬一名火方言云
燬音火火也楚轉語也猶齊言煨物入中即毀壞也○
韓詩汝墳辭家也魴魚勞則尾赤君子勞苦則顏色
變王室政如烈火獨觸冒而仕者以父母甚迫饑寒

之憂爲此祿仕後漢周磐誦詩至汝墳率然慨然而
歎爲親從仕其有得于韓詩者○列女傳謂大夫妻
作汝墳按列女傳周南大夫受命平治水土過時不
來其妻恐其懈于王事言國家多難惟勉強之無有
譴怒遺父母憂乃作詩○詩說曰商人苦紂之虐歸
心文王而作首二章賦也末興也○序曰汝墳道化
行也文王之化行乎汝墳之國婦人能閔其君子猶
勉之以正也○疏或謂江有沱河有灘汝有墳義例
一也郭璞謂汝墳大水溢出別爲小水之名李巡曰
汝旁有肥美之地○水經註瀆水亦謂大瀝水爾雅

謂漬汝別也箋傳不然以彼漬從水此墳從土且伐薪宜于厓岍大防之上不宜在汝漬間○朱氏曰水中高者曰墳○傳汝水至曰枚○說文云枝小條也枚木別生條也

麟趾篇

孔氏穎達曰傳解四靈多矣獨以麟爲興以麟于五常屬信爲瑞則應禮故以喻公子信厚而與禮相應也○終軍傳曰麟角帶肉設武備而不爲害所以爲仁○解頤曰此詩見麟性之仁體雖不一而無一體之不仁與公子公孫公姓無一人之不仁也○趾說

文止下基也象艸木出有址故以止爲足釋名曰趾
止也言行一進一止也○姓說文云人所生也○白
虎通曰人所以有姓者何紀世別類使生相愛死相
哀同姓不得相娶皆爲重人倫也所以有氏者何所
以貴功德下伎力或氏其官或氏其事王者之子稱
王子王者之孫稱王孫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
稱公孫公孫之子各以其王父字爲氏○禮記云同
姓從宗合族屬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
註云始祖爲正姓高祖爲庶姓○氏族序云三代之
前氏姓分而爲二男子稱姓婦人稱姓氏所以別貴

賤貴者有氏賤者有名無氏古詛辭多曰墮命亡氏則與奪爵失國同可知爲賤也故姓可呼爲氏氏不可呼爲姓也姓所以別婚姻故有同姓異姓庶姓之別氏同姓不同者婚禮可通姓同氏不同者婚禮不可通三代之後姓氏則合爲一矣陳祥道云姓所以繫百世之正統氏所以別子孫之旁出又可謂之族羽父爲無駭請族公命以爲展氏則氏族一也○王氏曰公姓公孫也孫傳姓者也○諸侯五廟太祖以外高曾祖禰而已高祖以上毀廟而祧公卽宗子而爲君公者也支庶之後與之同高祖則廟未祧服未

盡故爲公族○白虎通曰族者奏也聚也恩愛相流
奏也生相親愛死相哀痛有會聚之道故謂之族○
序麟趾闢雎之應也闢雎之化行則天下無犯非禮
雖衰世之公子皆信厚如麟趾之時也○詩說曰麟
趾文王之子多仁賢美之皆比中有賦也

召南

鵲巢篇

呂氏曰物不可以苟合故受之以賁天下之情不合
則不成而其所以合也敬則克終苟則易離必受之
以致飾者所以敬而不苟也昏禮者其受賁之義乎

于歸百兩與賁義合

禮記大全

○鄭氏玄曰鵲之作巢冬

至架之至春乃成○孔氏曰車有兩輪故稱兩○嚴

氏燦曰鵲巢冬架春成用力勞矣而鳩乃居之國君

致爵位非一日之積而之子安然來居夫人之位呂

祖謙曰坐享成業非有婦德者難堪之也○左傳曰

凡公女嫁于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公子則下卿送

之于大國雖公子亦上卿送之○歐陽氏以爲此鳩

決非鳴鳩○百兩亦攝盛言之耳未必如此之多士

昏禮從車二乘等而上之亦恐不及百兩○諸侯一

娶九女夫人自有姪娣二國之女亦各有姪娣故九

女夫人有姪娣士或姪或娣兄女曰姪娣女弟也○
或曰天子娶十二女法天十二月必一娶何防淫佚
也人君無再娶義也○說文云鳥在木上曰巢在穴
曰窠○序鵲巢夫人之德也國君積行累功以致爵
位夫人起家而居有之德如鵲鳩乃可以配焉

采繁篇

繁孫炎曰白蒿也然則非水菜此言沼沚者謂于其
旁採之也于澗之中亦謂于曲內非水中也○豆之
品四而藪居其一菹之類七而繁與其中周禮醢人
云四豆之實皆有菹凡祭水艸之菹陸產之醢小物

備矣三牲之俎八簋之實美物備矣昆虫之異艸木
之實陰陽之物備矣凡天之所生地之所養苟可薦
者莫不咸在示盡物也○廣雅云沼池也圓曰池曲
曰沼○孔安國云停水曰池○古今事物類考云黃
帝破蚩尤而爲池沼始此○爾雅云小洲曰渚音小
渚曰沚小沚曰坻人所爲爲渚音坻○釋名云沚止也
小可止息其上也○韓詩說大渚曰沚○澗間也在
兩山間也○宮傳云廟也○爾雅云適有東西廂曰
廟無東西廂有室曰寢○釋名曰廟貌也先祖形貌
所在也○說文曰亡者神無所依擬孝子以主繼心

廟者所以藏主列昭穆○摯虞決疑要註曰凡廟之主藏于戶外西牖之下有石函故名宗祏周禮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辨廟祧之昭穆守祧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其遺衣服藏焉其廟則有司脩除之其祧則守祧黜陟之匠人營國左廟右社廟門容大扃七箇闔門容小扃三箇○少牢之文曰主婦髮髻與此被一也卽天官追師副編次之次也古者或剔賤者刑者之髮以被婦人之紛爲首飾若假髻然○士昏禮云女次純衣纁衽註云次首飾純衣祿衣○早夜在事謂親灌漑餽饗之事夫人服被

考正在祭前視事之時及祭畢之後也若正祭自然
服副不服被禮云夫人副褙立于東房是也侯伯子
男之夫人服二翟亦應服副矣名物疏○夙說文作夙
云早敬也從夙持事雖多不休早敬者也徐鉉云今
俗作夙譌○夜說文舍也天下休舍也○序采繫夫
人不失職也夫人可以奉祭祀則不失職矣○詩說
曰采繫夫人親蠶之詩賦也○繫有二種有水陸之
異爲親蠶之說者泥采繫祁祁語耳

草虫篇

疊山謝氏曰愒愒憂之深不止于忡忡矣傷則惻然

而痛悲則無聲之哀不止于憊憊矣此未見之憂一節深一節也降則必稍放下悅則喜動于中夷則心平氣和此既見之喜一節深一節也○序草虫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也○詩說曰艸虫南國大夫夏聘于周次于周南睹王室之多賢相率以歸心焉賦也○左傳鄭伯享趙孟子展賦艸虫趙孟曰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當之又曰子展其後亡者也在上不忘降夫禮可以爲國故曰民之主防之在心必謙抑以自降故斷章取義○箋云艸虫鳴阜螽躍而從之異種同類猶男女嘉時以禮相求既見謂已同牢

而食也既覲謂已昏也始者憂于不當今君子待已
以禮庶自此可以寧父母故心下也○解頤曰卷耳
汝墳艸重殷其雷皆思君子之詩尊卑之分雖殊而
室家之情則一正風之所以爲正者以行役之有時
故雖有別離之思而無怨恨之情也變風之所以爲
變者以行役之無期既有別離之苦又有怨恨之懷
也

采蘋篇

古者婦人先嫁三月祖廟未毀教于公宮祖廟既毀
教于宗室教成之祭牲用魚芼用蘋藻所以成婦順

也蘋之言賓也藻之言澡也婦人之行尚柔順自清
潔故取名以爲戒序曰采蘋大夫妻能循法度也合
樂三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芣采蘋成
童舞勺合樂歌此六詩以南籥秉羽而舞之大射亦
以此詩爲射節蓋亦取循法度之義自所薦之物所
采之處所用之器所奠之地皆有常而不敢變所爲
循法度也○沈者曰蘋浮者曰藻釋文音○宗室夫
宗之廟宗子之家也○濱孔氏曰澣水涯孫炎曰涯
水邊說文云浦水濱廣雅云浦涯然則澣濱涯浦皆
水畔之地同物而異名○潦說文云雨水也○楊慎

云行音杭潦音勞謂水潦之年大道上積水○淮南子潦水旬月不雨則涸○牖說文曰穿壁以木爲交窻所以見日也在牆曰牖在屋曰窻○朱子云牖下室西南隅所謂奧也又云古人廟堂南向室在其北東戶西牖皆南向室西南隅爲奧尊者居之所謂牖下者也凡廟皆南向而主皆西向○名物疏按傳云大夫士祭于宗廟奠于牖下箋云牖下戶牖間之前祭不于室中者凡昏事于女禮設几筵于戶外此其義也毛言奠于牖下則祭仍在室鄭則直謂祭于戶外其義雖殊皆不以牖下爲奧也至朱傳始斷以爲

與矣○序大夫妻能循法度也能循法度則可以承
先祖共祭祀矣○按諸家以季女爲士大夫之妻然
已嫁曰婦安得復稱女也昏義云婦人將嫁三月教
于宗室教成之祭祀用魚芼之以蘋藻蓋此詩乃將
嫁之女教成而祭能敬其事者也其于歸而執婦道
可知矣

嘉善陸坤寶齋集

甘棠篇

拜如人之琴小低屈也○伯周禮云八命作牧九命
作伯○名物疏云按伯有五同名異職召伯之命九
命伯也有方伯則八命之牧也殷謂之州伯有牧下

二伯則左傳云五侯九伯旄丘序云責衛伯者是也
有伯爵則周禮七命之伯也有州里之伯內則所云
州史獻諸州伯者也○序甘棠美召伯也召伯之教
明于南國○說苑孔氏曰吾于甘棠見宗廟之敬也
○九域志召伯甘棠樹在陝州府署西南隅括地志
召伯廟在洛州壽安縣西北五里○皇甫謐云召公
文王之庶子未知何據○召公食采文王時爲伯武
王時此云伯亦後人追稱之耳○韓詩外傳曰昔者
周道之盛召伯在朝有司請營召以居伯曰嗟以吾
一身而勞百姓非吾先君文王之志也于是出而就

蒸庶于阡陌隴畝之間而聽斷焉召伯暴處遠野廬
于樹下百姓大悅耕桑者倍力以勸于是歲大稔民
給家足其後在位者驕奢不恤元元賦稅煩數百姓
困乏耕桑失時于是詩人見召伯之所休息樹下美
而歌之○布文王之政句不可說當時民知有召伯
不知有文王也○傳曰自陝以東者周公主之自陝
以西者召公主之召公述職在桑蠶之時不欲變民
事故不入邑中舍于甘棠之下而聽斷焉陝間之人
皆得其所故後世思而歌咏之○蘇氏曰周公治內
近于文王雖有德政而民不知也故無詩歌召公治

詩經卷之六 國風卷之六 三十八
外遠君而功業著矣此民之懷之而詩所爲作也○
詩說曰召康公勤于勞民燕人追美之賦也

行露篇

雀角鼠牙皆似有而實無事理之難明者故用其語
相呼而爲興且雀淫物鼠食物

疏義

○釋名云屋與

也其中溫與也大屋曰廡廡也廡覆也并冀人謂
之房房正也屋之正大者也○墉容也所以蔽隱形
容也○獄者墉也囚證于墉核之處蓋核實道理之
名也○室家不足箋謂媒灼之言不和六禮之來強
委之是非謂幣不足也○牙說文云牡齒也象上下

相錯之形○釋文云牙植牙也隨形言之○序行露
召公聽訟也衰亂之俗微貞信之教興強暴之男不
能侵陵貞女也○左傳楚人伐隨取成而還君子曰
隨之見伐不量力也量力而動其過鮮矣善敗由已
而出人乎哉豈不夙夜謂行多露自守之謂也○韓
詩外傳曰夫行露之人許嫁矣然而未往也見一物
不具一禮不備守節貞禮守死不往君子以爲得婦
道之宜故舉而傳之揚而歌之以絕無道之求防汚
道之行乎詩曰雖速我訟亦不女從此之謂也○黃
氏曰周家貞信之教興而商人衰亂之俗未殄猶一

陽來復而五陰未退艸木摧敗猶不免也二南極而
麟趾騶虞之風成則自復而臨而泰天地交而萬物
通豈復有行露之訟哉○行露申人女作列女傳申
人之女既許嫁于鄆夫家禮不備而欲迎之女與其
人言以爲夫婦者人倫之始也不可不正輕禮違制
不可以行遂不肯徃夫家訟之于理終以一物不具
一禮不備守節持義必死不徃而作此詩○列女傳
云鄭以爲昏用仲春之月多露之時而來謂三月四
月之中旣失時而禮不足故貞女不從○召南非一
國故破化有淺深若周南則無此矣○詩說曰野人

強委禽而不受至于興訟大夫以禮斷之而國史美之一章比也二章三章比興也

羔羊篇

曲禮卿贄羔繁露曰羔羣而不黨有角而不用類仁執之不鳴殺之不鳴類義飲其母必跪類禮死義生禮者此羔羊之德也○孔氏曰合五羊之皮爲一裘循其合處以素絲爲英飾也錢氏曰兩皮之縫不易合故織白絲爲紃施之縫中連屬因以爲飾胡氏曰縫之突兀謂之紃有界限謂之緘合二爲一謂之總小者曰羔大者曰羊素喻潔白絲喻屈柔紃數名也

薛公章句
後漢書註

○鄒長倩曰五絲爲緝倍緝爲升倍升爲

絨倍絨爲紀倍紀爲纓倍纓爲緼此自少之多自微
之著也纓卽總字蓋絲之數也○許氏曰節儉謂有
節制而儉約不自放之意非謂用財也○孔子曰于
羔羊見善政之有應也子孔叢○傳中前後多言被文
王之化而羔羊則謂化文王之政夫化而云被者衣
被之被也衣被蓋于體外是狀其所得之尚淺就婦
女革言也政而云化者變化之化也變化必由心悟
是著其所得之積深就賢士大夫言也○名物疏按
羔裘古之禮服周禮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

祀五帝亦如之鄭註黑羔裘也其五冕之服亦同用
黑羔裘鄭註論語云羔裘諸侯視朝之服在朝君臣
同服則卿大夫之朝服亦緇衣羔裘也凡裘人君用
全其臣則褻飾爲異所謂羔裘豹飾是也鄭註鄭風
緇衣云居私朝之服者以卿士朝于天子服皮弁服
其適治事之館改服緇衣此私朝在天子宮內非謂
緇衣羔裘爲大夫燕居之服也或云羔取其有禮緇
取其合道以道行禮以禮成道先王之所尚也羅願
以爲羔裘用白素絲亦用羔裘之色此戲論也○序
羔羊鵲巢之功致也召南之國化文王之政在位皆

言系類
節儉正直德如羔羊也○釋文逶迤公正貌○毛傳
委蛇行可蹤跡也○箋自公謂正直順于事也○純
以英裘言節也裘敝而因以改造儉也革又敝補茸
以縫之儉之至也故序以爲節儉正直德如羔羊焉
國史物性志

殷雷篇

劉氏曰此詩之念行役猶汝墳也然視汝墳獨無尊
君親上之意者彼詩作于見君子之時故第慰其勞
而勉之以正此作于君子未歸之時故但念其勞而
祝其歸然而無怨咎之詞則婦人之賢而文王之化

亦皆可見○序曰殷其雷勸以義也召南之大夫遠
行從政不遑寧處其室家能閔其勤勞勸以義也○
詩說曰武王克商諸侯受命于周廟出就終南之館
故作是詩皆比而後賦也○箋雷以喻號令南山之
陽又喻其在外也○毛氏雲漢傳曰隆隆而雷非雨
雷也箋云雨雷之聲尚殷殷然又喻望澤之意

標梅

李氏曰毛傳以秋冬爲婚姻之時則以荀子云霜降
逆女冰泮殺止家語云羣生閉藏乎陰而爲化育之
始故聖人以合男女窮天數也霜降而婦功成嫁娶

行焉冰泮而農桑起婚姻殺于此鄭氏以仲春爲婚
姻之期則以周官云仲春之月會男女之無夫家者
觀此兩說毛氏爲勝秋以爲期迨冰未泮皆謂秋冬
間可以行嫁娶之時也鄭氏于士如歸妻迨冰未泮
以爲請期二月可以昏矣據詩言歸妻則實已逆矣
安得以歸妻爲請期乎然據周禮仲春之月會男女
之無夫家下文又言是時也奔者不禁則是于霜降
後冰泮前使民皆得以行嫁娶之禮及仲春猶有男
女之無室家者則以媒氏會之蓋婚禮殺于正月至
仲春則極矣故有奔者不禁之事奔非淫奔也記曰

娶則爲妻奔則爲妾言娶則備六禮奔則六禮不備也先王立法不應專用仲春但過此則六禮不及備而貞女所以懼也詩序曰標有梅男女及時也蓋聖人之慮天下也血氣旣壯難盡自檢情竇旣開易愆禮義故婚欲及時者所以全節行于未破日也故男子十六而娶不踰三十女子十四而嫁不踰二十使不至有過時之悔然則男女之得以及時其亦周之禮化與○楊氏曰元氣起于子人之所生也男從子左行三十女從子右行二十俱至于巳古者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法于此也越語女十七不嫁丈夫

言終矣
二十不娶父母有罪○序標有梅男女及時也召南
之國被文王之化男女得以及時也○詩說曰標梅
女父擇壻之詩興也○或問此詩爲女子自作恐不
足爲風之正經朱子曰以爲女子自作亦不害蓋里
巷之詩但如此已不失正矣○岷隱戴氏曰擇壻之
詞父母之心也此亦以禮詩說者○埤雅云梅先桃
李而華女失婚姻之時則感已之不如亦梅華雖先
桃李然其著實乃更在後則婚姻之年或未嫌也故
詩人以興焉○說文云士事也數始于一終于十從
一从十孔子曰推十合一爲士

小星篇

鄭氏曰凡羣妃進見之法月與后妃其象也卑者其先尊者宜後御妻八十一人當九夕世婦二十七人當三夕九嬪當一夕三夫人當一夕后當一夕凡十五日而徧自望後反之月初卑者爲始月望後尊者爲先五日之御諸侯制也諸侯一娶九女夫人及二媵各有姪姊此六人當三夕次二媵當一夕次夫人專一夕凡五日而徧也古者進御之制爲女史者記之管而差次之于當御者授之環而進退之生子月辰則以金環退之當御者以銀環進之著于左手旣

御著于右手齊漱

平澣

澣

慎衣服櫛縱笄總角拂髦

衿纓綦履故曰肅肅○周禮女八人爲女史三夫人
帝嚳有四妃以象后妃四星其一明者爲正妃三者
爲次妃也九嬪夏后氏增以三三而九合十二人春
秋天子取十二夏制也二十七世婦殷人又增三九
二十七合三十九人八十一御女周人上法帝嚳正
妃又九九爲八十一增之合百二十人也天子一取
十二女象十二月三夫人九嬪諸侯一娶九女象九
州一妻八妾卿大夫一妻二妾士一妻一妾王者子
女封邑之差○宵爾雅云夜也舍人曰陽氣消也○

舊說宵宇內兼夙夜二義因謂夙夜皆見星而往還
益滯莫敢當夕之說也若隨往隨還則匆遽大甚何
以得御于君且夙還安得有星春秋傳曰朝以聽政
晝以訪問夕以修今夜以安身則夕與夜異也看來
宵征卽見星而往初昏時也夙卽見星而往將旦時
也夜往夙還故曰夙夜在公如此疑當夕矣按禮內
則曰妻不在妾御莫敢當夕註曰避女君御日與此
不同羅氏曰內寵無竝后以王后之尊下與庶妾更
進迭退一月而再見其爲降也甚矣以禮言之天子
之后每夕皆進于王所以正內治五日一休以休沐

爲義則一嬪與其御進又五日一休則一嬪與其御進凡四十五日而九嬪畢見凡一時而再見一歲而八見此嬪御進見之大數也嬪僅九人不可謂衆妾衆妾其爲女御無疑進御必從其嬪不敢自往故曰不敢當夕諸侯以下妾媵雖有多寡皆用五日之制故內則曰妾雖老未滿五十必與五日之御是也○書大傳云古者后夫人將侍君前息燭後舉燭至于房中釋朝服襲燕服然後入御史奏鷄鳴于階下然後夫人鳴珮玉于房中告去也然後應門擊柝告闕也然後少師奏厥明于陛下夫人入庭立君出朝○

釋名云天子諸侯姬妾以次進御有月事更不口說以丹注面爲識令女史見之名玄的○玉藻註稠無裏孔氏疏曰夫人御後之夜次御者抱衾稠往其後三夜御者因之不復抱也四夜旣滿來者又抱而還以後夫人所專不須抱也蓋五日中夫人一媵妾四也其何以有往來也曰六宮之處嬪不在焉古者六宮九室六宮以象王之六寢王后之所治也世婦爲后之屬實分掌之九室以象卿之九列九嬪之所居也女御爲嬪之屬實分處焉公羊氏曰諸侯娶一國二國媵以姪姊其宮則半天子故禮曰十三宮○周

禮九嬪掌婦學之法教九御各率其屬以時敘御于王所○嚴氏曰首言嘒然微者衆無名之小星以興衆妾之賤末言嘒然而微中有光者參昴爲大小星不敢比之猶衆妾不敢比姪姊之下夫人一等者命也蓋夫人一而已矣參昴雖大其星非一止可比姪姊之稍貴者耳此興之有取義者○詩說曰小星小臣奉使行役之詩賦也大戴禮曰三月參則伏伏者非忘之詞也星無時而不見我有不見之時故曰伏五月參則見參者牧星也四月昴則見初昏南門正○毛傳曰參伐也昴留也○孔氏疏曰參白虎宿三

星昴六星○序小星惠及下也夫人無妬忌之行惠及賤妾進御于君知其命有貴賤能盡其心矣○傳曰三心星也箋云心在東方三月時也五傳云五噲○爾雅云噲謂之柳柳鶉火也○疏南方七宿共爲朱鳥之形柳爲朱鳥之口故名味○文耀鉤云味爲鳥陽七星爲頸註陽猶首也○元命苞云柳五星○樂叶圖徵云柳主材木○史記正義云柳占以順明爲吉金火守之國兵大起○晉天文志云柳八星天之厨宰也主尚食和滋味又主雷雨○箋云噲在東方正月時也

江有汜篇

汜水之分渚水之岐沱水之別皆以大小興嫡妾也
禮惟嫁長女仲氏以下皆爲娣媵諸侯一娶九女異
姓媵之必偕同時行者所以定名分室亂源也○公
羊傳曰諸侯娶一國則以姪娣從之姪
兄之子也娣女弟也備姪娣從者謂必不相嫉妬也
一人有子三人共之若已生之不娶兩娣傳異氣也
娶三國女廣異類也恐一國血脈相似俱無子也姪
娣年雖少猶從適人者明人君無再娶義也還待年
于父母之國未任答君子也二國來媵誰爲尊者大

國爲尊國等以德德同以色所以不聘妾何人有子
孫欲尊之義義不可求人以爲賤也○卿大夫不備
姪娣何北面之臣賤不足盡執人骨肉之親卿大夫
一妻二妾○歌廣雅云聲比于琴瑟曰歌○說文云
歌咏也謳齊歌也○釋名云人聲曰歌歌柯也所歌
之言是其質也以聲吟咏有上下如艸木之有柯葉
也故充冀言柯聲如歌也○韓詩章句曰有章曲曰
歌無章曲曰謠○五經通義云歌之言驩也以厚志
意故發聲而歌長言○山海經云帝俊八子是始爲
歌○樂記曰歌者直已而陳德也上如抗下如墜曲

如折止如艸木倨中矩句中鈞累累乎端如貫珠故
歌之爲言也長言之也○詩序曰江有汜美媵也勤
而無怨嫡能悔過也程子曰不以媵備嫡妾之數而
侍君江沱之間以所見起興則非國君恐亦命士之
在郊野者詩人爲其自言故屢言我乃所以舉其實
事而美之亦如遙奔期我送我刺之亦必舉其實也
○一溢一否曰渚釋文○水一溢而爲渚文選○爾
雅小洲曰渚○毛氏水岐成渚○博雅云渚處也○
釋名云小洲曰渚渚遽也體高能遽水使從旁迴也
○詩說曰諸侯之媵不容于嫡終而進之故作是詩

興也

野有死麕篇

輓內則云子事父母婦事舅姑皆云左佩紛輓輓拭物之巾又曰女子設輓于門右○婚禮母施衿結輓○序死麕惡無禮也天下大亂強暴相陵遂成淫風被文王之化雖當亂世猶惡無禮也○詩說曰死麕婚姻惡無禮之詩賦也○毛以爲皆惡無禮之詞也言凶荒則殺禮猶須禮以將之故貞女欲男于野田中有死麕之肉以白茅裹之爲禮而來也旣欲其禮又欲其及時故貞女思開春以禮與男會不欲過時

也又欲令吉士先使媒人道成之不欲無媒妁而自行也○死麇猶藉以白茅恐爲物所汚也毛氏鄭氏以誘爲道儀禮射禮亦先有誘射禮皆謂以禮道之古人固有此訓也歐陽氏誤以誘爲挑誘之誘遂謂彼女懷春吉士遂誘而汚以非禮

何彼穠矣篇

巾車王后五路重翟當玉路右從王祭祀先王先公及羣小祀所乘者也厭翟當金路右從王賓饗諸侯者也安車后朝王之車翟車王后出乘夫人與三公夫人同乘翟車九嬪與孤妻同乘夏篆二十七世婦

與卿妻同乘夏綬女御與大夫妻同乘墨車士妻攝
乘乘亦墨車非攝則棧車而已輦車無面飾無蔽幄
漆之而已重翟錫面朱總厭翟勒面纁總安車雕面
鷺總皆有容蓋翟車貝面組總有幄輦車組輓有翼
羽蓋者重翟重其羽而不厭厭翟次其羽而不重翟
車則不重不厭以羽飾之而已五路言翟言車而不
言路二翟言翟而不言車不言路避王也不言車車
不足名之也○翟雉也次其羽相迫故曰厭也○詩
說曰齊襄公殺魯桓公莊王將平之使榮叔錫桓公
命因使莊公主婚以桓王之妹嫁襄公國人傷之而

言
卷之
三
作○春秋傳曰天子嫁女于諸侯必使諸侯同姓者
主之諸侯嫁女于大夫必使大夫同姓者主之以其
同宗共祖可以主親也故使攝父事不使同姓卿主
之何尊加諸侯爲威厭不得舒也不使同姓諸侯就
京師主之何諸侯親迎入京師當朝天子爲禮不兼
春秋傳曰築王姬觀于外明不往京師也所以必更
築觀何尊之也不于路寢路寢本所以行政處非婦
人之居也小寢則嫌羣公之舍則已卑矣故必改築
于城郭之內傳曰築之禮也于外非禮也○詩序曰
穠矣美王姬也雖則王姬亦下嫁于諸侯車服不繫

其夫下王后一等猶執婦道以成肅雝之德也鄭氏
曰下王后一等謂車乘厭翟勒面績總服則褕翟然
則公侯夫人翟弗者其翟車貝面組總有幄也與○
曹氏曰平王猶書稱文王爲寧王朱氏曰齊侯言齊
一之侯猶易之康侯禮之寧侯也○帝乙歸妹辭曰
無以天子之尊而乘諸侯無以天子之富而驕諸侯
此詩作于武王之後而文王太姒之教久而不衰亦
可見矣○名物疏按王姬依毛傳則武王之女適齊
侯之子武王后齊太公之女太公子丁公伋與邑姜
爲兄弟所稱齊侯者殆是丁公與玄晏先生云武王

五男二女元女妻胡公王姬宜爲媵今得適齊侯之
子者或以尊故命同族爲媵也若以爲東遷后詩則
春秋王姬歸齊與平王相值者有二莊元年之王姬
所適者齊襄公也莊十一年之共姬所適者齊桓公
也鄭歲膏肓云齊侯嫁女以其母王姬始嫁之車遠
送之其說又異矣

騶虞篇

序騶虞鵲巢之應也鵲巢之化行人倫旣正朝廷旣
治天下純被文王之化則庶類蕃植蒐田以時仁如
騶虞則王道成也○禮記射禮云天子以騶虞爲節

騶虞樂官備也註云騶鹿官虞山澤之官此二者皆不乏人則官備可知○呂氏曰彼茁者葭則艸木遂其生矣一發五豝則鳥獸蕃植矣吁嗟乎騶虞者所以歸功于二官也天子之射以是爲節者言天子繼天當推天地好生之德以育萬物此所以樂官備也

禮記大全

○一發而五者天子以備官爲節王所向一發

而中臣下從之五豝皆中故以爲備官

通史物性志

○埤

雅曰騶虞尾長于身西方之獸也王者有至信之德則應○嚴氏曰騶虞者騶御及虞人也國君田獵虞人翼五豝以待公之發發則必中然止于一發仁心

之至不忍盡殺故也獵則二官俱在作詩者呼其官而嗟嘆之言有盡而意無窮蓋嘆國君之仁心而知爲文王之化也○毛氏以騶虞爲義獸○賈誼新書曰騶者天子之囿虞其司獸官也○封禪文曰囿騶虞于珍禽且謂班班之獸白質黑章○張華又謂騶虞具五采乘之日行千里皆祖毛氏也爾雅無騶虞○一發五豝猶言中必疊雙古人射必發矢以四如四鏃乘矢是也一發得五間有疊雙之中矣○說文騶廐也月令天子教于田獵以習五戎班馬政僕及七騶咸駕註謂僕戎僕也此卽周禮掌佐車之政設

驅逆之車今獲者植旌獲禽是也又云天子馬有六

種各一騶主之并總主六騶者爲七騶也卽周禮辨

六馬之屬是也○成王因先王之樂命曰騶虞墨子

○魯詩傳曰古有梁騶天子獵之田也文選魏都賦註○射

義曰吁嗟騶虞樂得賢者衆多嘆思至仁之人以充

其官儀禮註○鄭康成以吁嗟乎騶虞爲嘆仁人○歐

陽氏曰賈誼以騶者文王之囿名國君順時畋于騶

囿之中○射禮天子以騶虞爲節諸侯以貍首大夫

以采蘋士采蘋今無貍首周衰諸侯竝僭而去之耳

○左傳晉悼公初立使程鄭爲乘馬御六騶屬焉使

訓羣騶知禮則騶爲掌廐之官無疑矣○舜典咨汝
益作朕虞○周禮山虞掌山林之政若大田則萊山
田之野及弊田植虞旗于中致禽而攝焉澤虞掌國
澤之政若大田獵則萊澤野及弊田植虞旗以屬禽
者是也則虞爲掌山澤之官無疑矣詩意以爲若非
虞人能厲山澤之禁物何以能遂非騶人不失馳驅
之法物類必至過傷因嘆美而歸功二官焉而文王
之化行見矣焦氏筆乘○詩說曰美虞人之詩賦也○羅
願據淮南子文王囚于羑里散宜生得騶虞鷄斯之
乘以獻于紂謂文王之馬有名騶虞者以其如林氏

騶虞之俊逸而名之文王必當駕以從田能與人相應致獲禽之多故申而嘆之此又一說也

邶

栢舟篇

廣雅云兄况也况于父也弟悌也言順于兄○釋名云弟第也相次第而生也○解頤曰莊姜不得志于夫而無怨夫之意不見禮于兄弟而無絕兄弟之情不愛于衆妾而無怒衆妾之心而所以自反者惟知心志不可以不專一威儀不可以不閑習使惡我者無得而簡擇怒我者無得而瑕疵亦可謂善自處矣

此所以居變風之首也歟○詩序曰栢舟言仁而不
遇也衛頃公時仁人不遇小人在側朱子以爲不知
其出于婦人而以爲男不知其不得于夫而以爲不
遇于君亦未大害理也乃斷然以爲衛頃公之時不
遇以頃公有賂王請命之事謚又爲甄心動懼之名
意其必有棄賢用佞之失而遂以此詩予之故爲欺
罔以悞後人之罪不可揜矣○孔子謂吾于栢舟見
匹夫執志之不可奪也子孔叢○列女傳以爲衛宣公
夫人自誓所作夫人齊侯之女嫁于衛至城門而衛
君死保母曰可以還矣女不聽遂入持三年喪喪畢

弟立請曰衛小國也不容二庖請願同庖終不聽衛君使人愬于齊兄弟齊兄弟皆欲與君使人告女女終不聽乃作此詩文公以爲婦人之作而引列女傳爲証非臆說矣然列女傳出劉向向上封事論恭顯傾陷正人引憂心悄悄二語而繼之曰小人成羣亦足愠也則正毛氏之意矣○李迂仲云衛宣姜自誓所作○我心匪鑒箋云鑒之察形但知方圓黑白不能度其真僞我心非如是鑒我于衆人之善惡外內心度知之○我心匪石節箋云我心之所守貞一而已耳固不能巧爲迎合之術以取容也我之威儀但

能棣棣然循禮而已耳亦不能選擇爲天治之態以
爭妍也轉有從新之意卷有去故之意○陸簣齋集
云胡迭而微言莊公之情愈久愈衰猶俗言一日不
如一日也○子貢古詩編次曰管叔封于邶與蔡叔
霍叔康叔監殷四國害周公康叔諫不聽三叔遂以
殷畔康叔憂王室賦栢舟子曰仁矣吾于栢舟見匹
夫之不可奪志也○詩說曰康叔因管叔欲害周公
挾武庚以畔憂之而作一章興也下四章皆賦也

綠衣篇

釋名云綠瀏也荊泉之水于上視之瀏然綠色此似

之也○陳祥道云甲巳合而爲綠○青黃白赤黑爲正色綠紅碧紫纁爲間色東爲木木色青土色黃木克土故蒼勝黃故綠色青黃也○衣者隱也裳者障也所以隱形自鄣蔽也○黃釋名云晃也猶見晃象日光色也○裏周禮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素紗鄭云素紗者今之白縛音緇也六服皆裏制以白縛爲裏使之張顯○爾雅云裳削幅謂之襜郭云削殺其幅深衣之裳○禮書曰深衣之裳十有二幅短毋見膚長毋被土凡裳前三幅後四幅明衣裳不辟喪裳三衿則吉裳不特三衿而已明衣裳及蔽則凡裳不特

及黻而已明衣有前後裳則凡裳前三後四以象陰陽可知明衣裳纁緹緹純土昏禮爵弁纁裳緇純曲禮素衣素裳素冠黻緣則凡裳有緣可知冕服玄衣纁裳弁服素衣素裳諸侯朝服緇衣素裳士爵弁服緇衣纁裳玄端服有玄裳黃裳襍裳深衣長衣裳之色同三翟三衣亦衣裳之色同孔安國書註曰蟻裳玄形裳纁蓋裳以纁爲主纁赤黃色以土無正位必托于火故也若夫玄裳素裳之類各象其事服之○鄭氏周禮註云婦人尚專一德無所兼連衣裳不異其色○論語疏云玄端素裳諸侯朝服若上士以

玄爲裳中士以黃爲裳下士以襍色爲裳天子諸侯以朱爲裳則皆謂之玄端不得名之爲朝服○嚴氏曰我思古人善處嫡妾實得我心言當于義理也當于理義謂于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義之是非也○箋云妻旁二點者從水也妻旁三點者从水也水雲慘澹之貌此淒其以風及風雨淒淒秋日淒淒皆當从風○序綠衣衛莊姜傷已也妾上僭夫人失位而作是詩也○箋綠當爲祿亂轉作綠字之誤也內司服掌王后六服五服不言色唯綠衣言色明其誤也祿衣當以素紗爲裏今以黃爲裏非其制也祿衣

黑色。綠衣絲兮。鄭言爲祿衣兮。當先染絲而後製衣。是汝婦人之所爲兮。汝何故亂之。先製衣而後染。使失制度也。以興嫡在先而尊。賁妾在後而卑。賤汝何故使妾在先而嫡在後。是亂嫡妾之禮。失本末之行也。故我思古制禮之人。定尊卑。使人無過差之行。者。乃今下不僭上。故思之末章。言締綌當服之。暑月今用之。淒其之時。非其宜也。以興嫡妾當節之以禮。今使亂之。亦非其宜也。我思古人。定尊卑。實得我心。詩說曰。衛莊姜嬖人。生州吁。有寵而好兵。莊姜憂之。而作前二章。皆賦也。三與四。皆比而賦也。

燕燕篇

末節身釋名云伸也可屈伸也○君說文云尊也从尹从口以發號徐曰君者尹也正也長民之通稱晉悼公曰臣之求君以出令也于文尹口爲君○左傳曰慶賞刑威爲君○白虎通曰君者羣也羣下之歸心也○詩序曰燕燕衛莊姜送歸妾也朱子謂遠送于南句可爲送戴嬌之驗○魯詩曰此衛夫人定姜詩也定姜無子立庶子伋是爲獻公勗作畜孝也獻公無禮于定姜定姜作詩言獻公當思先君以孝于寡人○李迂仲云定姜歸其姊送之而作補傳云定

姜歸其婦○正義曰燕燕往飛之時必舒張其羽翼以興戴嬭之時亦顧視其衣服下上其音興嬭將歸言語感激聲有大小○任正義作大言其有德行也○詩說曰莊姜與姊戴嬭皆爲州吁所逐同出衛野而別莊姜作詩以贈嬭焉前三章皆興也後一章賦也

日居月諸篇

序曰日月衛莊姜傷已也遭州吁之難傷已不見荅于先君以至困窮之詩也○報我不述薛君曰述法也○詩說曰州吁弑桓公莊姜大歸而作賦也○毛

傳逝逮也古故也言接我者不以故處甚違其初時也○疏以日月同驪齊明于下土以興君與夫人當亦同德齊意以治理國事乃處我不及古人失月配日之義也于夫婦尚不得所于衆事亦何能有定乎曾不顧念我之言所以不能定也○父兮母兮箋謂我于君尊之如父親之如母乃反養遇我不終也○朱公遷曰終風有惠來之時則公猶未絕于姜也栢舟有往愬之語則姜猶冀夫兄弟之助已也綠衣思古人日月呼父母則無可奈何亦已而已四詩次第當然○胡能有定陸簣齋集云莊公之心志狂惑如

此將何時而有定哉寧終其身而不我一顧邪蓋猶冀望之意焉爾其三章則云胡能有定而使我之忘其憂也

終風篇

風而雨土爲霾○釋名云噓聲乍噓而出也○禮記月令曰季秋行夏令則人多鼃噓○噓鄭云當爲不敢噓咳之噓今俗人噓云道我此古之遺語也○氣塞于鼻曰鼃音求聲發于口曰噓○素問云冬善病鼃衄註以氣在頭也○序曰終風莊姜傷已也遭州吁之暴見侮慢不能正也○終風西風也浪起也釋文○

時風又且暴使已思益隆

薛君章句

○噎噎其陰天陰塵

也

謹氏

詩說曰莊姜戒州吁公不悅姜憂而作四章

皆比而後賦也○按說文引此詩暴作瀑疾雨也○
白虎通曰夫者扶也以道扶接也婦者服也以禮屈
服若莊公者不軌于道何以服莊姜乎○正義曰日
出而風爲暴○孫炎曰陰雲不興而大風暴起爲風
之暴疾故云疾也乙巳占云風卒起乍有無者爲暴
○正義曰內則云子在父母前不敢噦嘻噎咳○寤
言二句箋謂我其憂悼而不能寐汝思我心如是我
則噎也

擊鼓篇

春秋傳曰宋殤公之卽位也公子馮出奔鄭鄭人欲納之及衛州吁立將修先君之怨于鄭而求寵于諸侯以和其民使告于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君爲主敝邑以賦與陳蔡从則衛國之願也宋人許之于陳蔡方睦于衛故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秋四國復伐鄭敗鄭徒兵取其禾而還○孫子仲公孫文仲也○朱子曰圍鄭五日而還出兵不爲久而怨已如此者自犯大逆叛親離莫肯爲之用者矣○執子之手手字釋名云須也事業

之所須也○鏜然擊鼓踴躍用兵想見州吁好兵喜
聞之狀其興兵動眾非出于不得已也人所甚辱者
州吁之所甚樂國人怨之正以其踴躍耳○詩序曰
擊鼓怨州吁也衛州吁用兵暴亂使孫文仲將兵而
平陳與宋國人怨其勇而無禮也魯眾仲之言曰州
吁阻兵而安忍阻兵無眾安忍無親眾叛親離難以
濟矣夫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也夫州吁弑其君而
虐用其民于是乎不務令德而欲以亂成必不免矣
按州吁弑君之賊序但譏其勇而無禮固是淺陋而
眾仲之言亦止于此蓋君臣之義不明于天下久矣

春秋其得不作乎○契闊約束也

釋文

○死生章箋謂

從軍之士與其伍約死也生也相與處勤苦之中我

與子成相說愛之恩志在相存救也

說音悅

末謂此軍

伍之人今與我乖闊兮不與我存救而生活兮吁嗟

與我疏遠兮不與我存救使我性命得申極兮○毛

詩曰洵遠也韓詩作覈亦遠也○詩說曰州吁伐鄭

國人怨之而作賦也○生死契闊陸垹云此蓋行者

敘其與室家別詞也言南行之役有生死契闊之憂

矣故與子成其永訣之說夫我之于子蓋嘗執手而

以偕老爲期者今竟以契闊而不我活矣我之心以

借老爲誠然者今不得申矣洵乃誠切之意集傳以爲約信恐于字義不倫

凱風篇

序曰凱風美孝子也衛之遙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故美七子能盡其孝道以慰其母心而成其志耳○疏黃鳥有睍睍之容貌又和好其聲容以興孝子當和其顏色順其詞令也言母之欲嫁由顏色不悅詞令不順故也○睍睍好貌○王雪山云睍睍黃鳥之色二字从目知其爲色也今註皆以爲鳥聲似不及古註○薛君章句緜蠻黃鳥緜蠻亦

言終卷之五
文貌。詩說邠人母不安其室，七子自咎而作一章。二章比而賦也。三章四章皆興也。

雄雉篇

外傳曰：聰者自聞明者自見，聰明兼則仁愛著而廉耻分矣。故非其道而行之，雖勞不至，非其有而求之，雖強不得。故智者不爲非，其事廉者不求非，其有是以害遠而名彰也。又曰：喜名者必多怨，好利者必多辱，惟滅迹于人，能隨天地自然，爲能勝理而無愛名名興，則道不用，道行則人無位矣。夫利爲害，本福爲禍，先惟不求利者爲無害，不求福者爲無禍。又曰：安

命養性者不待積委而富名號傳乎世者不待勢位而顯德義暢乎中而無外求也信哉賢者之不以天下爲名利者也○朱公遷曰思君子之詩多矣而未
有及于德行者雄雉所以爲最賢也○序曰雄雉刺衛宣公也藩亂不恤國事軍旅數起大夫父役男女怨曠國人患之而作是詩○箋云興者喻宣公整其衣服奮訊其容貌志在婦人而已不恤國之政事君之行如是我安其朝而不去久从征役而不得歸此自貽患難也○下上其音喻宣公小大其聲怡悅婦人○末言汝無君子我不知人之德行何如者可謂

言終卷之四 國風卷之三 五二
爲德行事君或有所留女怨故問此焉我君子之行
不疾害人又不求備一人其行如是何用爲不善而
君獨使之在外乎○詩說曰邶之臣子諫管叔而作
一章二章皆興也三章四章皆賦也

匏有苦葉篇

朱公遷曰水自帶以上至心曰厲渡水不裸體故著
裡衣而渡也爾雅曰由膝以下爲揭由膝以上爲涉
由帶以上爲厲○水有深涉是水大深而不可涉者
下面是水可涉而又就其中度深淺而厲揭○雉當求
其雄今乃求其牡獸則非其類而大可怪也諸家以

雄狐牝鷄爲証謂雌雄牝牡飛走通稱未識詩人之
意○雁大夫之摯也士昏禮而用大夫之摯攝盛也
猶乘墨車而迎也古五禮皆用雁○程子曰奠雁取
不再偶○朱子曰取其順陰陽往來之義也禮記大全○
白虎通曰雁取其隨時南北不失其節明不奪女子
之時也又取飛成行止成列也明嫁娶之禮長幼之
序不相踰越也又昏禮摯不用死雉故用雁也○納
采問名同日行事○五禮皆用昕惟親迎用昏用昏
者鄭謂取陽往陰來之義也○白虎通曰妻者齊也
與夫齊體自天子至庶人其義一也○釋名云夫妻

匹敵之義也士庶人曰妻○以手曰招以言曰召○
友說文云愛也同志爲友○釋名云友有也相保友
也○鄭康成曰同師曰朋同志曰友○白虎通云朋
友之道有四近則正之遠則稱之樂則思之患則死
之○序曰刺衛宣公也公與夫人蒞爲淫亂○詩說
曰邶人刺管叔之詩一章比也二章興而比也三章
四章全比也○箋謂八月之時陰陽交會始可爲婚
禮非所施于匏苦時也鄭謂匏葉先不苦今有苦葉
濟處先不深今有深涉匏苦濟深謂當八月中陰陽
交會可爲婚禮之始行納采問名之禮也如深厲淺

揭以興男女相配賢愚長幼各从其類也○小弁云
雉之朝雉尚求其雌毛傳鷩雌雉聲鄭云月令注又
云雉雄雉鳴潘岳賦曰雉鷩鷩以朝雉是混襍其雌
雄矣顏氏家訓

谷風篇

孫炎曰谷之言穀也生也生長之風○出婦之義必
送之接以賓客之禮故云薄送我畿也正義曰畿者
期限之名故周禮九畿及王畿千里皆期限之義故
楚茨傳曰畿期也○衛在東河涇在西河涇不在衛
境亦有絕去之意○說文水清見底曰湜○傳曰石

絕水曰梁月令註云梁橫橋也○發韓詩云亂也○
梁爾雅疏云以土石爲隄障絕水者名梁○周禮獻
人掌以時獻爲梁鄭司農云梁水堰堰水而爲關空
以筍承其空○王制云獺祭魚然後漁人入澤梁○
筍說文云曲竹捕魚筍也从竹从旬旬亦聲○周禮
疏云堰水兩畔中央通水爲關孔筍者葦薄以薄承
其關孔魚過者以薄承取之○朱傳云以竹爲鼃承
梁之空以取魚者也○周禮大宗伯以凶禮哀邦國
之憂以喪禮哀死亡○呂氏弔說曰凡民有喪削匭
救之非謂死者可救而復生謂生者或不救而死也

夫孝子之喪親不能食者三日哭不絕聲旣病矣杖而後起問而後言惻怛疾痛至不欲生則思慮所及雖大事有不能周者况他哉故親戚僚友鄉黨聞之而往者不徒吊哭而已莫不爲之致力焉始則致舍禭以周其急三日則共糜粥以扶其羸每奠則執其禮葬則助其事其从柩也少者執拂長者專進止其掩壙也壯者盈坎老者從反哭祖而賙焉不足則贈焉不足則賻焉凡有事則相焉斯可謂能救之矣

山家

禮○白虎通云商之爲言商商其遠近度其有無通四方之物故謂之商賈之爲言固固有其用物以待

民來以求其利者也行曰商止曰賈○項氏曰洸水湧也其勇如水湧水之潰者其勢橫暴而四出故怒之盛者爲潰○序曰刺夫婦失道也衛人化其上淫于新婚而棄其舊室夫婦離絕骨肉傷敗焉○坊記引此詩證君子不盡利于人故註云無以其根美則并取之與此異○遑恤我后箋謂憂我所生子孫也○箋情驕也謂以恩驕樂我○詩說曰邶之良婦見棄于夫而作是詩一章比中有賦也二章賦也三章比而賦也四章比而賦也五章六章皆賦也○陸邲云谷風來自谷中風之怒號者也習習相繼貌所謂

終風也以陰以雨所謂暘暘其陰也葑菲根皆可食
言谷風之盛而陰雨晦冥猶其夫之蠱惑而暴怒無
時也○葑菲之微其英華非有可取者而人之所以
采之者無乃以其下體之良乎猶夫之于婦當取其
德而色固可畧也

式微篇

孔氏曰狄者北夷之號此則不必北狄○林氏曰史
伯曰當成周之北有衛燕翟鮮虞路洛泉徐蒲然則
河北自衛外皆戎狄也○許氏曰春秋戎西見荆次
之狄次之而荆暴于戎狄又暴于荆使無齊桓攘之

豈復有中國哉○序曰黎侯寓于衛其臣勸以歸也
○列女傳黎莊夫人及傳母二人作○黎莊夫人者
衛侯之女黎莊公之夫人也旣往而不同欲所務者
異未嘗見得甚不得意其傳母閔夫人賢公反不納
憐其失意又恐其已見遣而不以時去謂夫人曰夫
婦有義則合無義則去今不得意何不去乎乃作詩
曰式微式微胡不歸夫人曰婦人之道一而已矣彼
雖不我以我何可離于婦道乎乃作詩曰微君之故
胡爲乎中露終執貞一不違婦道以俟君命君子故
序之以編詩頌曰黎莊夫人執行不衰莊公不偶行

節反乖傳母勸去作詩式微夫人守一終不肯歸又
贊曰去歸之義夫人豈昧不改之節尤爲當遂傳母
不情式微何爲中露之詩君子乃序劉歆文○胡氏曰
以事求人而人不有其事是謂微君之故以身下人
而人不有其身是謂微君之躬訓微爲無也○衛穆
公時晉滅赤狄潞氏數以奪黎氏地罪此詩作于宣
公後穆公前○疏義許氏曰此詩兩章上二句勸歸
之詞下二句怨詞也晏子曰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
社稷亡則亡之若爲已死已亡非其私暱誰爲任之
今日微君之故又曰微君之躬似黎侯有爲已亡之

意蓋黎侯必有不君致亂之階而召狄故其謂所以濡于中露陷于泥中者爲君之躬故耳否則主危臣憂主辱臣死又何有胡爲乎之惡乎○中露泥中毛傳謂衛二邑泥中惡其卑濕也○古今山川記云黎侯寓衛以中露泥中二邑處之○毛傳式用也言君用在此而益微○古詩編次曰黎大夫勸其君以歸國賦式微

旄丘篇

丘說文云土之高也非人所爲也从北从一一地也人居在丘南一曰四方高中央下爲丘象形○克耳

釋名云充塞也塞耳亦所以正聽也○淇澳傳云充耳謂之瑱天子玉瑱諸侯以石○箋云所以懸瑱者或名爲統織之人君五色臣則三色而已○耳釋名云彤也耳有一體屬著兩邊彤彤然也○元命包云耳者心之候○真誥云耳者心之牖聽衆則牖閉○序曰責衛侯也狄人追逐黎侯黎侯寓于衛衛不能修方伯連率之職黎之臣子以責于衛也○毛傳諸侯以國相連屬憂患相及如葛之蔓延相連及也○箋云土氣緩則葛生濶節喻衛伯不恤其職故其臣于君事亦疏廢也○中節正義曰我何其久處于此

也必以衛有仁義之道與我又何其久留于此也必
以衛有功德與我故也女今何爲不然乎○三節箋
云刺衛君容貌蒙戎然但爲昏亂之行女非有戎車
乎何不東來迎我而復之黎在衛西今寓衛東○玉
藻云君子狐青裘豹褰玄綃衣以裼之○末章謂瑣
尾少好之貌流離鳥也艸木疏云梟也關西謂之流
離大則食其母○毛傳謂流離之子少而美好長卽
醜惡與衛臣初有小善終無成功言初許迎我終不
能復之也女顏色褻褻然如塞其耳無所聞知而已
矣○蘇氏曰衛人以狄之微而不忌如流離之養其

子不知將爲已患也厥後衛亦遂有狄難○詩說曰狄逐黎侯黎侯寓于衛衛穆公不克納黎大夫怨之而作是詩一章興也後二章賦也

簡兮篇

當日中之時前上之處衆人所矚目者而萬舞于此無愧恤之心其輕世肆志如此○萬以夷狄大鳥羽

韓詩說

萬大舞也

初學記

萬文武二舞之總名于舞武舞

之別名簫舞者文舞之別名也○詩正義鍾儀曰冷人也周語景王鐘成冷人告和曾語冷簫詠歌及鹿鳴之詩此云仕于冷官以冷氏世掌樂官而善焉故

後世多號樂官爲泠官黃帝使泠倫氏取竹吹之爲黃鐘之宮周景王問泠州鳩是泠氏世掌樂官也○周官籥師掌敎國子舞羽歛籥祭祀則鼓羽籥之舞賓客饗食亦如之傳曰鸛山雉也蓋籥之爲器如笛而三孔中虛而善應所以通中聲也翟之爲物五色成章所以飾德容也舞必執籥于左者以聲爲陽而左陽位故也秉翟于右者以容爲陰而右陰位故也春秋書萬入去籥萬者于舞也籥籥舞也是于舞所以爲武舞籥舞所以爲文舞○記曰八佾以舞大夏于戚以舞大武是也祭統以翟爲樂吏之賤則萬舞

執籥秉翟無非賤職也彼將借此以顯其才庶幾衛君能察而用之然而當至明易見之時且至近易察之地然卒莫能見而察察而用詩人所以爲刺也○組禮記疏云組紉俱條也皇氏云組綬也然則薄闊爲組似繩者爲紉○說文云組綬屬其小者以爲纓○周禮六絲凡飾邦器者受文織絲組○渥者浸潤之名浸之久厚則有光澤故以比顏色之潤也○赭說文云赤土也○郭璞山海經註云赭紫赤色○子虛賦云其土則丹青赭堊○錫爵燕飲獻工之禮惠散者祭末而賜樂吏也○祭有舁燁胞翟闔寺者惠

下之道見惠不過一散按註輝甲吏之賤者胞肉吏之賤者翟樂吏之賤者閭守門之賤者輝周禮作鞞櫟皮革之官周禮鞞人爲鼓鮑人爲甲胞卽庖人散亦爵也容五升○燕禮主人洗升獻工工不興左瑟一人拜受爵主人西階上琴送爵又鄉飲酒鄉射大射儀皆有獻工之禮○名物疏云按鄭以公庭爲宗廟故引舁翟朱不拘祭祀故引獻工舁翟在祭之末惠以五升之散獻工之禮則鄉飲酒鄉射燕禮大射俱有之大畧卒歌主人獻工一人拜不興受爵主人拜送爵鄉飲鄉射于阼階上燕禮大射于西階上薦

酺醢使人相祭工飲不聿既爵授主人爵歟工則不
拜受爵辨有酺醢不祭工不辭洗笙入主人獻之于
西階上一人拜盡階不升堂受爵主人拜送爵階前
坐祭立飲不聿既爵升授主人爵歟笙則不聿受爵
坐祭立飲辨有酺醢不祭惟大射不獻笙畧下樂也
然合此二說觀之則碩人非士復非府史若士則尸
飲九已有散爵之獻若府史亦恐不在工歌之列殆
是樂正之下歟工禮云賤吏是也○序曰刺不用賢
也衛之賢者仕于伶官皆可以承事王者也○毛傳
謂衛不用賢有大德之人祭山川之時乃使之于四

方行在萬舞之位又至于日之方中教國子弟習樂之時又使之在舞位之前行而處上頭親爲舞事以教之此賢者既有大德復容貌美大俱俱然而君又使之在宗廟公庭親爲萬舞是大失其所也簡大也方四方也將行也○鄭箋謂簡擇也將且也謂衛君擇人爲有方且祭祀之時使爲萬舞又日之方中仲春之時使在前列上頭而教國子弟習樂爲此賤事是不用賢也○二章正義曰言碩人既有武力如虎能御亂而又有文德能治民如御馬之執轡使之有文章如織組矣以御者執轡于此使馬騁于彼組織

者總紕于此而成文于彼皆動于近成于遠興頤人
能治衆施化于已而有文章民亦動于近成于遠矣
○末章箋謂榛苓生各得所興頤人處非其位○詩
說伶官心乎王室而自傷之詞前三章賦也末章興
也○名物疏云按呂東萊讀詩記云萬者二舞之總
名千舞者武舞之別名也籥舞文舞之別名也文舞
又謂之羽舞以今考之書大禹謨舞于羽于兩階孔
安國云舞文舞于賓主階間抑武事是千舞亦得爲
文舞矣左傳將萬而問羽數何休說云婦人無武事
獨奏文樂夏小正萬人用籥是羽舞籥舞名萬矣息

爲問振萬曰先君以是舞習戎備是于舞名萬矣依
左傳疏萬是舞之大名孔傳于亦文舞者蓋取于以
自蔽不主殺敵故云文其實于是武舞也萬專爲于
舞自是大戴公羊之說左傳註已不依用魯頌萬舞
洋洋商頌萬舞有奕商魯之廟豈應存武而廢文邪
毛釋萬兼于羽而言義優于鄭又何休云武王以萬
人服天下故舞名萬殊不知商已有萬舞矣○隰釋
名云蜚也隰蜚意也○說文曰隰阪下隰也○尚書
傳云下而平者謂之隰隰之猶言濕也○周禮大司
徒以土會之法辨五地之物生五曰原隰其動物宜

羸物其植物宜叢物其民豐肉而庠

悲水篇

餞傳云祖而舍輟飲酒于其側曰餞○凡諸侯嫁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穀梁傳云一人有子三人緩帶范註欲共享其祿也○爾雅云父之姊妹爲姑釋名云姑故也于已爲已故之人或云姑之言古尊者之稱○質家法天尊左文家法地尊右爾雅云男子謂女子先生者曰姊姊咨也以其先生言可咨問也○女子謂兄弟之子爲姪女子同出謂先生爲姒後生爲娣註同出謂俱嫁事一人○還車嫁時乘來今

思乘以歸○脂爾雅云冰脂也○內則註云脂肥凝者釋者曰膏爾雅疏曰對例則異散文則脂膏皆總名也牽釋文云車軸頭金也○說文云車鍵釋名云轄害也車之忌害也○駕後漢輿服志云乘輿所御駕六餘皆四註古文尚書曰予臨兆民凜乎若朽索之御六馬逸禮王度記云天子駕六馬諸侯駕四大夫駕三士二庶人一周禮四馬爲乘毛詩天子至大夫同駕四士駕二易京氏春秋公羊說皆云天子駕六許慎以爲天子駕六諸侯卿駕四大夫三士二庶人一史記曰秦始皇以水數制乘六馬鄭玄以爲周

禮乘馬有四圉各養一馬也諸侯亦四馬顧命時諸侯皆獻乘黃朱乘亦四馬也今帝者駕六此自漢制與古異耳○王肅云古者一轅之車駕三馬則五轡其大夫皆一轅車夏后氏駕兩謂之騶殷益以一騑謂之騑周人又益一騑謂之駟本从一騑而來亦謂之騑○埤雅云說文曰駟駕三馬也尚書大傳曰命于其君然後得乘駟馬騑駕三馬也駟駕四馬也詩曰載騑載駟騑以言大夫駟以言諸侯白虎通曰天子駕六者示有事于天地四方也列子亦云六轡不亂而二十四蹄所投無差則古有駕六之制矣或曰

天子之馬盛則駕六常則駕四呂覽乘雅作駕○曲
禮曰女子已嫁而反兄弟不與同席而坐同器而飲
厚別也以此爲坊猶有齊襄魯桓夫人之所爲者○
序曰衛女思歸也以嫁于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
得故作是詩以自見也○肥泉謂所出同所歸異正
義又謂異出同流爲肥○諸姬箋云未嫁之女○朱
傳謂姪娣○不瑕有害鄭氏曰瑕過也嚴氏曰歸衛
不過有害也何爲不可乎張氏曰瑕大也言不大有
害也○詩說曰宋桓公夫人閔衛之破而作首興後
皆賦也

北門篇

李氏曰終窶且貧不見知于君也非專較廩祿之厚薄○范氏曰關雎之化行則婦人能閔其君子至于衰世則室家日見而有不知其心者○序曰刺仕不得志也言衛之忠臣不得其志耳○箋謂之何哉是詩人事君無二志言我之困若天實爲之使我遭此君我止當勤以事之知復奈何哉○次章箋云國有王命役使之事則不以之彼必來之我有賦稅之事則減彼一而以益我從外而入室人更來責我使已去也言室人亦不知已志○摧毛傳沮也謂乖沮已

志○箋摧者刺譏之言○詩說曰耶之仕者處危國
事暗君因征役而出門賦之以自嘆也

北風篇

赤釋名云赫也太陽之色也○黑爾雅謂之黝○釋
名云黑晦也如晦冥時色也○序曰刺虐也衛君並
爲威虐百姓不親莫不相携持而去焉○疏涼風盛
雪病害萬物以興君政酷虐病害百姓百姓見害莫
不散亂故皆願與性仁愛而又好我者携手同道而
去欲與其歸有德非直爲君之酷虐而在位之臣雖
先日其寬虛其舒徐威儀謙退者今盡爲急刻之行

所以去之盡也○末章毛傳云狐赤烏黑莫能別也
喻衛之君臣皆惡也○詩說曰邶人厭亂之詩皆比
而後賦也

靜女篇

首釋名云始也○元命苞云頭者人所居上圓象天
氣之府也歲必十二故人頭長一尺二寸○素問云
頭者精明之主○按內則婦人所佩者箴管也或卽
彤管乎其以相贈猶解佩之義也○牧朱傳云外野
也疏云牧者言可放牧也○傳云古者后夫人必有
女史彤管之法史不記過其罪殺之○左傳云靜女

之三章取彤管焉註云女史記事規誨之所執○古今註牛亨問彤管何也荅曰彤者赤漆耳史官載事故以彤管用赤心記事也○周禮女史掌王后之禮職掌內治之貳以詔后治內政逆內宮書內令凡后之事以禮從○李氏云古者緘有管樂亦有管不知彤管何物也○呂氏曰此詩刺衛君無道夫人無德故述古者賢君后妃之相與一章言賢妃有德有容事其君子逡巡待命于後宮城隅幽閑之地蓋靜之至也愛而不見則搔首踟躕猶關雎求之不得寤寐思服也橫渠謂宮西北乃城隅必有所據二章言賢

妃貽以彤管之光華與其容色之美皆可悅懌則所
悅者不專以其色也○毛傳曰既有靜德又有美色
又能遺我以古人之法可以配人君也古者后夫人
必有女史彤管之法史不記過其罪殺之后妃羣妾
以禮御于君所女史書其日月授之以環而進退之
生子月辰則以金環退之當御者以銀環進之著于
左手旣御著于右手事無大小記以成法○晦菴云
彤管未詳何物○李氏謂古者針有管樂有管詩緝
攬解頤新語曰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古
以刀筆未有用毫毛者安得有管故書謂之畫蓋以

言系類卷之三
筆刻畫于簡左氏所稱取彤管止取贈物之意非
有取于女史也○三章橫渠曰牧牧地也不耕種之
地則多艸木根芽如甸人供果蓏之屬因以贈夫人
也歸莢以備薤菹供豆實大過九二枯楊生梯鄭康
成易作莢則凡艸木根芽皆是非獨茅也田官獻新
物于君取其莢信芳美而且異于常乃用之以荅彤
管之贈蓋所以贈之者非其女色之爲美亦惟德美
之人是贈耳○爾雅大管謂之薺聲高故也小管謂
之鈔聲小故也其中謂之漣大小雖不同要之達爲
六孔并兩而吹之以道六陰六陽之聲十二月之音

也靜女以至靜德有禮以節之不至于盈而溢有樂以和之不至于乖而亂蓋俟之城隅禮也貽之彤管樂也有禮則可愛故繼之愛而不見搔首踟躕和之以樂則可悅故繼之悅懌女美樂書○詩說曰此陳古諷今之詩賦也○愛而不見毛萇云愛蔽也說文从人作倂方言从艸作夢字書或从雲作𤑔或从日作𤑔皆蔽而不見之意今文但作愛班固終南山賦𤑔𤑔𤑔若鬼若神𤑔音愛說文亦引詩愛而不見李登聲類云倂音倚倂𤑔彷彿也

新堂篇

爾雅四方而高曰臺○孔安國土高曰臺○臺在河
上曰泚曰洗皆从水義泚謂水中臺影鮮明之貌洗
謂水光之中見其臺之高峻也○聖人存此以垂戒
後世也而楚平王納太子建妻明王納壽王妃復踵
其惡其後衛戚于狄楚有鞭尸之慘唐致漁陽之寇
幾失天下淫亂之報也可不戒哉○序曰刺宣公也
納伋之妻作新臺于河上而要之國人惡之而作是
詩也○毛傳云水之盛流當以潔污穢而公反于其
上爲淫昏是失其所也○正義曰簋條戚施本人疾
之名故晉語云簋條不可使俯戚施不可使仰也但

人口柔者必仰面觀人之顏色而爲辭似籀條面柔者必低首下人媚以容色似戚施遂以二者名之時宣公下淫子婦爲鳥獸之行詩人度其狐媚之態故惡而爲此比○薛君曰戚施蟾蜍喻醜惡○王雪山曰籀條今龜背○說文作醜音醜醜音醜引此詩文卽爾雅云龜音去醜蟾諸郭云似蝦蟆居陸地淮南謂之去蚊者也本艸圖經云形大背上多痂蒲罪反磊行極遲緩不能跳躍亦不解鳴多在人家下濕處其腹下有丹書八字○抱朴子云蟾蜍壽三千歲者頭上有角頷下有丹書八字文子云蟾蜍辟兵壽在日月之望

蓋其形亦醜惡而可畏者也似蝦蟆非卽蝦蟆本艸
云蝦蟆一名蟾蜍一名醜混矣名物疏○詩說曰衛宣
公爲伋娶婦而美築新臺而自納之國人惡之而賦
其事也末章比中有賦

二子乘舟篇

李氏謂壽無救于兄而重父之過固至論也然壽竊
節先往真欲代兄之死若兄亦往死非初料所及也
以是罪壽壽重不幸哉○嚴氏曰衛自宣公殺伋壽
以朔爲世子代立是爲惠公左右公子怒朔之讒殺
太子伋乃作亂立黔牟惠公奔齊其後諸侯復納惠

公黜牟奔周惠公怨周之容黜牟與燕伐周立子頹
爲王惠王奔溫惠公卒子懿公立百姓大臣猶以殺
伋之故皆不服狄乘之殺懿公而滅衛嗚呼衛之亂
極矣父子兄弟君臣之間相戕相賊不惟流毒子孫
啓侮召滅以致殺身亡國其餘殃所漸且稔王室之
禍蓋綱常道盡天地幾于傾陷矣推原亂根始于夫
婦之不正衽席之禍一至此耶詩首關雎聖人之意
遠矣○洪氏邁曰考之左傳衛宣公以魯隱四年十
二月立至桓公十二年十一月卒凡十有九年其蒸
于庶母夷姜也姑以卽位之始便成淫亂而伋卽以

次年生勢須十五年然後娶而奪之又生壽朔已能
同母譜兄又能代爲使者越境非十歲以下兒所能
辦然則十九年之間何以處之此決無之事春秋好
事者爲之耳○序曰思伋壽也衛宣公之二子爭相
爲死國人傷而思之作是詩也○劉向新序傳母恐
其死也而作○詩說曰宣公欲立少子朔使伋壽如
齊而沉之于河國人傷之而作是詩賦也○箋云瑕
猶過也我思此二子之事于行無過差有何不可而
不去也○害毛如字○鄭音曷何也○陸埤云伋壽
之事國之大變也是詩簡短諱避亦未見甚有傷悼

之意安知其爲二子傳也無乃懷人惜別之詩歟不然國人于宣姜之醜或惜或嘲之或刺之不一而作矣何獨于此反加諱也况二子之往知果乘舟乎車馬之駕未可知也且壽先竊而往而伋後從之又非同時乘舟者矣

酈

栢舟篇

禮記內則世子昧爽而朝櫛縱笄總拂髦男女未冠笄者櫛縱笄總拂髦總角振去塵著之髦用髮爲之○髦象幼時髻兒生三月剪髮爲髻男角女羈否則

男左女右髻所存留不剪者也夾凶兩旁當角之處
留髮不剪者謂之角角兩髦也留頂上縱橫各一相
交通達者曰羈羈三髦也○項氏曰髦者以髮作僞
髻垂兩眉之上如今小兒用一帶連髻橫繫額上是
也○父死脫左髦母死脫右髦以上出禮大全○玉藻云王
沒不髦○喪大記云小歛主人脫髦註云諸侯禮也
○既少禮云既殯主人脫髦○左傳云豈如弁髦而
因以敝之○許慎云髦至眉○箋云禮世子昧爽而
朝亦櫛緹笄總拂髦疏云髦者事父母之飾若父母
有先死者于死三日脫之服闋又著之若二親並沒

則因去之○禮書云子之幼也父母剪髮爲之髻及其長也因以爲飾謂之髦存而不忍去所以順父母幼幼之心長而不忘幼所以示人子之禮及親死始猶望其生焉未忍脫之三日之後幸生之心已矣或云士待既殯諸侯待小殯而後脫之也髦毛長而特出者也故凡物長毛皆謂之髦禮記所謂髦鬻尋所謂譽髦皆長毛也○按史記世家衛釐侯卒太子共伯餘立共伯弟和有寵于釐侯多與之賂和以其賂賂上攻共伯于墓上共伯入釐侯羨自殺羨墓道也衛人因葬之釐侯旁謚曰共伯而立和爲衛公夫武

公賢者衛人謂之睿聖奪嫡事未可遽以誣之且詩序言共伯蚤死初無篡奪之文史遷之譏謬矣○呂氏曰按武公在位五十五年國語稱武公九十有五猶歲傲于國計其卽位時齒蓋四十餘矣使果殺共伯而篡位則共伯見殺時齒加長于武公矣安得云蚤死諸侯小歛則脫髦史記謂釐侯已葬而共伯自殺則是時共伯旣脫髦矣詩得謂之髡彼兩髦乎信乎其說之誣也○邶之栢舟盡禮無懟心鄘之栢舟守義無二志故皆以爲首然母之慈愛猶可回也故其姜處之易夫之昏惑不可移也故邶人處之難○

曹氏曰衛居河淇之間故邶鄘皆以栢舟發興齊地
西以爲境而衛居河之西欲奪共姜歸齊則當乘舟
渡河而去○朱子曰特有孤特之義而以爲匹者古
人用事多如此猶治之謂亂也○張氏曰他他適也
愚邪之匿于心者也他適而矢死靡爲之其義猶顯
至于一念邪思之微亦誓死靡發可見其心之貞固
而節不渝矣○序同朱註○詩說曰衛釐侯在位世
于其伯先卒共姜守義齊武公欲召之歸寧而嫁之
共姜不許作此詩興也○陸賁齋云兩髦指其伯似
未安穩蓋兩髦何取于其伯豈他無所飾惟共伯獨

有哉愚謂兩髦之制男角女羈今其姜守制不嫁不
事膏沐髡然垂其兩髦如幼時之狀故云彼汎然之
栢舟則在彼中河而無所依矣以興彼髡然之兩髦
實惟我之儀狀而無所適以爲容亦如栢舟之在中
河也下章實惟我特言此儀飾實惟我之所特耳

牆有茨

說文云垣蔽曰牆○釋名云牆障也所以自障蔽也
○禮書云牆者垣墉之總名○中菁箋云內菁之言
謂宮中所構成頑與夫人淫昏之語○說文云菁交
積材也象對交之形○前漢梁王共傳聽聞中菁之

言註應劭曰中華材構在堂之中也晉灼曰魯詩以爲夜也顏師古曰謂舍之交積材木也應說近之○集韻寗博雅夜也詩中寗之言○呂東萊云中寗當从應顏說蓋閭內應與之處○正義曰凡男女之陰訟聽之于勝國之社註云陰訟爭中寗之事以觸法者勝國亡國也亡國之社掩其上而棧其下使無所通就之以聽陰訟之情明不當宣露○鄭衛刺詩若此篇者存而不刪蓋其事不可道而其疾惡之心則可尚所以示懲創也世儒皆謂詩經秦火漢儒勦入諸淫詩不知考左傳諸淫詩如鶉之奔奔已爲當時

言系... 所賦則非後人勦入明矣○序曰衛人刺其上也公子頑通于君母國人疾之而不可道也○箋宣公卒惠公幼其庶兄頑烝于惠公之母生子五人齊于戴公文公宋桓公夫人許穆夫人註惠公朔蓋年十五六昭伯卽公子頑宣公之長庶伋之兄也○詩說曰鄘人刺三監之詩興也○韓詩中韋中夜淫僻之言也

君子偕老篇

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爲副編次○鄭氏曰副之言覆所以覆首爲之飾服之以从王祭祀副以配褱翟所

謂副禕也○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象服箋云卽舜所云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之屬○明堂位曰夫人副禕立于房中祭義曰夫人副禕立于東房○王之吉服九九陽之窮也后之吉服六六陰之中也王之服九而祭服六后之服六而祭服三以婦人不預天地山川社稷之祭也王之服衣裳之色異后之服連衣裳而其色同以婦人之德本末純一故也王之服禕而無裏后之服裏而不禕陽成于奇陰成于偶也翟雉名爾雅曰伊雉而南素質五色皆備成章曰翟江淮而南青質五色皆備成章曰搖三翟禕

衣爲上榆狄次之闕翟周禮謂之闕禮記謂之屈以
其制屈于榆禕也三翟蓋皆畫之于衣故曰象○髮
釋名云拔也拔擢而出也○援神契髮法星辰○真
誥云髮者腦之華腦減則髮素○埤釋名云摘也所
以摘髮也○疏云以象骨搔首因以爲飾○詩緝云
若今之篋○瑱釋名云鎮也懸當耳旁不欲令人妄
聽目鎮重也○哲說文云人色白也从白折聲○楊
用修曰男白曰皙女白曰玼○展衣禮記作禮衣音戰
禮之言亶亶誠也○禮書云白者陰之純色見王及
賓客服之以見王及賓客無事乎飾一于誠焉后禮

之懿也○瑳說文玉色鮮白○顏說文云眉目之間也應劭云顏額頰也齊人謂之頰汝南淮泗之間曰顏○方言顙額顏頰也顙音施○序曰刺衛夫人也夫人淫亂失事君子之道故陳人君之德服飾之盛宜與君子偕老也○毛傳委委行可委曲踪迹也佗佗德平易也○二章運斗樞云帝之言諦夫人審諦如帝德○元命苞天之言瑱則此蓋亦爲瑱取其瑱實也二者皆取名以見德也此章論祭服言其德當神明故尊之以比天帝○卒章論事君子見賓客之服故以美女言之內司服註引詩國風曰玼兮玼兮言

其德當神明嗟兮嗟兮章言其行配君子二者之義
與禮合矣○毛傳謂展衣以丹縠爲衣○鄭氏謂展
衣宜白○邶之媛也孫炎曰君子之援助然則有美
可以援助君子故云美女爲媛○子貢古詩編次曰
宣姜不閑于禮衛人諷之賦君子偕老○詩說曰刺
宣姜之詩賦也

桑中篇

孟爲長女者周昏禮惟嫁長女而仲季充娣媵從之
自殷以前皆然易曰帝乙歸妹其君之妹不若其娣
之妹良是也士昏禮亦然託采芣以蓋其淫惡而人

則知之韓詩曰匹夫匹婦相會于牆陰而明日有傳之者矣獨之不可不慎如此孟姜齊女也孟弋杞女也孟庸鄘女也皆託言貴族以指所私之人非必當時實有此三姓女也○姜三皇紀云炎帝神農氏長于姜水因以爲姓○國語云姜伯夷之後也○正義云列國姜姓齊許申呂之屬不斥其國未知誰國之女也○朱傳云弋春秋或作姒蓋杞女夏后氏之後亦貴族也春秋左傳定十五年秋七月壬申姒氏卒九月辛巳葬定姒穀梁作弋氏定弋○黃佐通解云棄中與棄間不同淇上與濮上不同此小序用樂記

之語朱子不信小序而此獨信之何也豈欲與東萊
辨故爾邪其言曰鄭衛桑濮里巷挾邪之作也夫子
于鄭衛蓋深絕其聲于樂以爲法而嚴立其詞于詩
以爲戒今乃欲爲之諱其實而文以雅樂之名又欲
從而奏之宗廟之中朝廷之上則未知其將以薦諸
何等鬼神用諸何等賓客乎馬氏端臨曰左傳季札
來聘請觀周樂而所歌者邶鄘衛皆在焉使其爲里
巷挾邪所用則周樂安得有之而魯之樂工亦安能
歌異國淫邪詩乎且夫人之爲惡也禁之使不得爲
不若愧之使自知其不可爲此鋪張揄揚之中所以

爲閔惜愆創之至也必出于刺者指其實事爲其自言則聞之者足以戒而又被之絃歌合之音樂則儀禮鄉飲酒鄉樂惟歌諸詩固雅樂矣又烏知鄭衛之詩不可用之燕饗之際乎○呂氏曰雅鄭不同部其來尚矣寧有編鄭衛樂曲于雅音中之理乎乘中漆洧諸篇錄之于經謹世變之始也○曹氏曰自鄉而北自北而東言浸遠也○詩說曰宣姜召公子頑于公棄久處而遠送之國人刺之而作是詩興也○序刺奔也衛之公室淫亂男女相舛至于世族在位相竊妻妾期于幽遠政散民流而不可止○箋孟姜列

國之長女而思與淫亂疾世族在位有是惡行也○
陸贄齋集云自詩序至毛鄭及禮記皆以棄間濮上
爲亡國之音呂東萊辨此爲雅音謂寧有編鄭衛樂
曲之理不知風之用于燕饗者惟二南列國變風未
嘗破之樂也夫子所謂反魯而正之者惟雅頌耳亦
未嘗言及變風也安得反爲之諱而指爲雅音乎

鶉之奔奔篇

埤雅云鶉小鳥也無常居而有常匹○王氏應麟曰
春秋書衛人立晉不稱公子蓋宣公淫亂此狄入衛
之兆也東徙渡河終不復還舊封詩序此于定之方

中前其戒深矣○左傳鄭伯享晉趙孟伯有賦鶉之
奔奔趙孟曰牀第之言不踰閭况在野乎非使人之
所得聞也○輔氏曰詩人疾惡宣姜至矣而猶不敢
不以爲小君也彼謂佼童碩鼠爲稱其君者何哉○
序刺衛宣姜也衛人以爲宣姜鴟鵂之不若也○箋
云兄謂君之兄人之行無一善者吾君反以爲兄君
謂惠公人則指宣姜○韓詩奔奔疆疆乘匹之貌○
或云奔奔疆疆爭鬭惡貌言我以惡人爲君使我惡
如大鳥疆疆于上小鳥奔奔于下○詩說曰刺宣姜
與公子頑之詩興也○蟬史云奔奔闔也疆疆剛也

言鵠能不亂其匹鵠能不淫其匹

定之方中篇

左傳曰狄人侵衛衛懿公好萑萑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萑萑實有祿位余焉能戰公與石渠子玦與萑莊子矢使守曰以此贊國擇利而爲之與夫人繡衣曰聽于二子渠孔御戎子伯爲右黃夷前驅孔嬰齊殿及狄人戰于熒澤衛師敗績遂滅衛是爲狄所滅之事○通釋曰夏正十月建亥春秋時十二月也農事已畢可以興作而人君居必南面故亥月昏時見定星當南方午位因記此星爲每歲營

作之候又因號爲營室此蓋成周以後之制上考唐
虞之時定星以戌月昏中歲久而差至周時定星始
以亥月昏中下逮今日又以子月昏中矣○朱公遷
曰堯典冬至日在虛昏中昴九峰蔡氏傳謂今冬至
日在斗昏中壁約五十一度此正歲差之法七十五
年差一度之驗也及至元辛巳方回作山經又云今
冬至日在箕九度昏中室蓋又差矣然則十月定中
七月流火三月三星在天皆是在當時然耳○釋名
曰宮穹也屋見于垣上穹窿然也○考工記云匠人
建國水地以縣置槩以縣眡以景爲規識日出之景

與日入之景晝參之日中之景夜考之極星以定朝夕○土圭周官大司徒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影以求地中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鄭康成曰景短于土圭謂之日南是地于日爲近南也景長于土圭謂之日北則地于日爲近北也東西類是凡日景于地千里而差一寸陳祥道禮書曰先儒謂天地相距八萬里其降也不過三萬里之中日景于表移一寸則于地差千里張衡周髀之說皆然惟宋何承天曰六百里而差一寸後魏信

都芳曰千里而差四寸○典瑞以土圭致日月四時
玉人曰土圭尺有五寸以致日月以正土地馮相氏
曰春夏致日秋冬致月以辨四時之序古者土圭必
植五表地中植中表千里而南植南表千里而北植
北表東西二表相去亦如之以四表明中表之正以
中表定四方之中鄭司農云夏至之日立八尺之表
其景適與圭等謂之地中是也王昭禹曰土圭橫植
于地于圭之端立表以表端之日景與土圭相齊無
過不及然後見地之中水地以縣則旁植四木以縣
繩焉以水望其高下所以求地之平旣縣以繩而取

其直又以水而取其平然後于所平之地置槩焉于所平之中央立八尺之表以縣正之眡日景之出入將以求四方之正眡其出入之景可正東西而已又爲規以度兩交之間以求其南北則四方正然又晝參諸日中之景互考諸極星以正朝夕朝夕皆正然後可以建王國○致日法夏至日在東井而北近極星故晷短則立八尺之表而景尺五寸八分冬至日在牽牛而南遠極星則晷長故立八尺之表而景丈三尺春分日在婁秋分日在角去極中而晷中故立八尺之表而景七尺三寸六分

出考索

○測景法周禮

冬官鄭氏注云凡造城郭先以水平地乃于平地之中央樹臬以繩懸之取其正乃于日出日入之時書記臬景之端却于中央以繩取景兩端之內一匝規之規之則遠近定而東西審度兩交之間中之以指臬則南北正矣○朱氏曰經人猶恐南北之未正又參之以日之景焉冬至日行南陸景長一丈三尺夏至日行北陸景短一尺五寸此日中之景也○虛釋文云本作墟○說文云大丘也崑崙謂之墟○卜洪範云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曰貞曰悔凡七衍忒三人占則从二人

之言○周禮太卜掌三兆之法一玉兆二瓦兆三原
兆其經兆之體皆百有二十頌皆千有二百凡國大
貞卜立君卜大封則視高作龜大祭祀則視高命龜
凡小事蒞卜國大遷大師則貞龜凡旅則陳龜凡喪
事命龜卜師掌開龜之四兆一方兆二功兆三義兆
四弓兆占人凡卜筮君占體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
占拆筮人凡國之大事先筮而後卜載師嘗之日蒞
卜來歲之芟獮之日蒞卜來歲之戒社之日蒞卜來
歲之稼○禮記曲禮云卜筮不相襲卜筮者先聖王
之所以使民信時日敬鬼神畏法令決嫌疑定猶豫

也祭義云易抱龜南面天子卷冕北面雖有明智之心必進斷其志焉示不敢專以尊天也○元命苞云古司怪主卜○周禮圖云大夫以上事卜且筮士則但筮尊卑之差○靈雨瑞雨也降而應物謂之靈雨○周禮馬八尺以上爲龍七尺以上爲騾六尺以上爲馬騊從來言進于馬有來無往也禮不用牝衛用牝如復備諸侯之儀又利生駒故美之函史物性志○蘇氏曰富強之業必深厚者爲之非輕揚淺薄者所能致也頌僖公者本無邪美文公者本塞淵信富強之有道哉內多慾而勞師大宛德多慚而招來骨利

者烏足語此○陳氏曰齊桓公存三亡國必若救衛
庶幾于公矣春秋狄入衛不言滅廬于漕不言遷齊
侯使公子無虧戍漕不言救樂緯稽耀嘉曰狄人與
衛戰桓公不救于其敗也然後救之○考春秋文公
之在衛也于齊則忘桓公之德而伐其喪于邢則棄
同姓之親而滅其國楚于執宋公而不能膺天王出
居鄭而不能救無乃晚節不終乎○序美衛文公也
衛爲狄所滅東徙渡河野處漕邑齊桓公攘夷狄而
封之文公徙居楚丘始建城市而營宮室得其時制
百姓悅之國家殷富焉○詩說曰魯僖公城楚丘以

備戎太史克美之賦也于貢古詩編次以此詩入魯故申公詩說亦云云

蠲蠲篇

名物疏按鄭解崇朝其雨云朝有升氣于西方終其朝則雨氣應自然朱傳云方雨虹見則雨終朝而止二說正相反據玉曆通政經旦見于西則爲雨暮見于東則雨止旦見于西而純赤者則大雨暮見于東而色黃者則雨止然則在東者截雨者隕西者行雨者也孟子云若大旱之望雲霓蓋以此○朝說文云旦也○傳云从旦至食時爲終朝○姻白虎通曰婦

人因夫而成故曰姻○釋親云壻之父爲姻壻之黨爲姻兄弟○序曰止奔也衛文公能以道化其民淫奔之耻國人不齒也○詩說曰衛靈公爲南子召宋朝國人譏之而作二章皆先比而後賦也末章賦也

相鼠

嚴氏曰凡獸皆有皮齒體獨言鼠者舉卑污可厭之物以惡人之無禮也○釋名云齒始也少長之別始于此以齒食多者長食少者幼也○說文云齟齬毀齒也男八月生齒八歲而齟女七月生齒七歲而齟○釋名云體第也骨肉毛血表裏大小相次第也○

鄭序云禮者體也履也統之于心曰體踐而行之曰禮體之謂聖履之謂賢○六韜太公對文王云禮者理之紛澤○周官大宗伯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以凶禮哀邦國之憂以賓禮親邦國以軍禮同邦國以嘉禮親萬民○太史公禮書曰緣人情而制禮依人性而作儀其所由來尚矣又曰禮由人起人生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忿忿乃無度量則爭爭則亂先王惡其亂故制禮義以養人之欲給人之求使欲不窮于物物不屈于欲二者相待而長是禮之所起也故禮者養也○韓詩外傳曰在天者莫明乎日月

在地者莫明乎水火在人者莫明乎禮義故日月不高則所照不遠水火不積則光炎不博禮義不加乎國家則功名不白故人之命在天國之命在禮君人者降禮尊賢而王重法愛民而伯好利多詐而危露權傾覆而亡詩曰人而無禮云云○又曰凡用心之術由禮則理達不由禮則悖亂飲食衣服動靜居處由禮則知節不由禮則墜陷生疾容貌態度進退移步由禮則夷國政無禮則不行上事無禮則不成國無禮則不寧王無禮則死亡無日矣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又曰不仁之至忽其親不忠之至倍其

君不信之至欺其友此三者聖王之所殺而不赦也
詩曰人而無儀云云○序刺無禮也文公能正其羣
臣而刺在位承先君之化無禮儀也○白虎通曰妻
諫夫之詩也○詩說曰此刺三叔之詩興也○正義
曰大夫雖居尊位爲闇昧之行無禮儀而可惡猶鼠
處高顯之居偷食苟得不知廉耻與人無禮儀者同
故喻焉

干旄篇

爾雅云素錦綢杠疏杠竿也禮緯云旌旗之杠○箋
云周禮孤卿建旄大夫建物首皆注旄焉又曰通帛

言新如未
爲旒襍帛爲物凡九旗之物皆用絳則通帛大赤也
襍帛以帛爲飾絳之側也素絲者以爲縷以縫紕旌
旗之旒縷或以維持之縷謂繫于旌旗之體旒謂縷
末之垂者旒之垂數非故以縷綴連之○李巡曰建
牛毛著于首孫炎曰析五采羽注旄上也其下亦有
旒縷故周禮序官夏采注云夏采夏翟羽色禹貢徐
州貢夏翟之羽有虞氏以爲綏後世或無故染鳥羽
象而用之謂之夏采服氏云六人維王之太常注云
維之以縷王旌十二旒兩兩以縷綴連之傍三人持
之禮天子旗曳地諸侯旗九旒○司常云師都建旗

州里建旗縣鄙建旄注云司都六鄉六遂大夫也州里縣鄙鄉遂之官互約言之○天子旌高九仞諸侯七大夫五士三事物原始○旌說文云幢也○周禮疏云旒音遂旌旒羽竝有至于太常以下首皆有旒羽○山海經云潘侯山有獸狀如牛而四節生毛名曰旄牛注今旄牛背膝及胡尾皆有長毛○禮書云爾雅旌謂之龍音荀卿云西海則有文旌○地里志秦西近邛笮有旄西方之產也其尾可以飾旗亦可以飾舞○名物疏按諸家說經九旗皆有旄旌之上皆有羽下有旒縵蓋擬秦漢以羽毛爲葆幢而云也○旗周

禮司常云鳥隼爲旗大閼頒旗物州里建旗縣鄙建
旒注州里縣鄙鄉遂之官互約言之鳥隼象其勇捷
也疏熊虎龜蛇皆二物相對則鳥隼亦別物若然鄭
以勇解隼以捷解鳥○大司馬云治兵辨旗物百官
載旗注百官卿大夫載旗者以其屬衛王也○正義
云如鄭注周禮之意則六鄉內州長黨正六遂內鄩
長里宰都長等五人同建旗○考工記云鳥旗七旂
以象鶉火也○爾雅云錯音厝革鳥曰旗畫悉疾之鳥
于綦也○釋名云旗譽也軍吏所建悉疾趨事則有
稱譽也○禮書云司常之大閼州里建旗者州里之

常司馬之治兵百官載旗者一時之事軍國之容固不同耳牙牙于旗蓋州里之臣也太常而下五旗皆画則旗画鳥隼信矣○旌釋名云精也言有精光也○曲禮云武車綬旌德車結旌○周禮司常全羽爲旒析羽爲旌注全羽析羽皆五采繫之于旒旌之上所謂注旌于干首疏或解以爲旒旌之下亦有旌旂而用絳帛又云旂車載旌注旂車木路也王以田以鄙析羽五采象文德也○疏云旌于周禮遊車所載卿得建旌者鄉射記注云旌總名也爾雅云注旌首曰旌則干旌干旌一也旣設旒綵有旂旗之稱未設

旒綵空有析羽謂之旌卿建旌者設旒綵而載之遊
車則空載析羽無旒綵也○禮書云旒旌皆注旒而
旒與羽又注于旗則羽可以飾旗又可以爲旗也書
曰羽畎夏翟考工記鍾氏染羽蓋古人于羽固用自
然者不足則染以充之夏采言建綏明堂位言夏后
氏之綏于官言夏采于旗言建綏則所綏者旌旒而
已○爾雅云邑外謂之郊○說文云距國百里曰郊
○杜子春周禮注云五十里爲近郊百里爲遠郊○
司馬法云王國百里爲郊二百里爲州三百里爲野
四百里爲縣五百里爲鄙○聘禮云賓及郊注郊遠

郊周制天子畿內千里遠郊百里以此差之遠郊上
公五十里侯四十里伯三十里子二十里男十里也
近郊各半之○書傳云百里之國二十里之郊七十
里之國九里之郊三十里之國三里之郊○都傳云
下邑曰都○趙岐孟子注云邑有先君之廟曰都○
周禮都鄙鄭注云都之所居曰鄙都鄙公卿大夫之
采邑王子弟所食邑○序于旄美好善也衛文公臣
子多好善賢者樂告以善道也○毛傳以爲衛之臣
子好善故賢者樂告之以善道言建牙牙之干旄食
邑在于浚之郊此好善者我願告之以素絲紕組之

法而御善馬四轡之數以此法而治民也織組者總
紕于此成文于彼猶如御者執轡于此馬騁于彼以
喻治民立化于已而德加于民使之得所有文章也
賢者願以此道告之賢者既願告以御衆之德又美
此臣之好善言彼姝然忠順者之子知復更何以予
之言雖有所告意猶未盡也○或謂衛君好賢以禮
徵聘其賢者賢者得乘此車馬建此旌旗以入覲國
人見而作此詩意自郊而都而城途以漸而近也自
四而五而六車馬以漸而盛也自昇而與而告期望
以漸而切也亦可想見○詩說曰于旄美衛武公好

賢賦也

載馳篇

穀梁傳云吊失國曰唁○服虔左傳注吊生曰唁○
大夫白虎通云夫扶進人者也故傳曰進賢達能謂
之大夫也○爾雅云偏高曰阿丘○序許穆夫人作
也閔其宗國顛覆自傷不能救也○衛懿公爲狄人
所滅國人分散露處漕邑許穆夫人閔衛之亡傷許
之小力不能救思歸唁其兄又義不能歸故賦是詩
也○韓詩不由蹊遂而涉曰跋涉○大夫跋涉箋謂
衛大夫來告難于許也○視爾不臧言許大夫不施

善道以救衛故我思不遠于衛欲歸唁之耳旣不能
救何以止我也爾指許人○控于大邦陸賁齋云許
穆夫人一婦耳似無赴他國控訴之理且首以歸唁
爲詞是求歸且不可得安能復爲求救也恐是控馭
之控衛小國也受控于大國之間視其危亡而莫之
拯將何所因依而何所止極邪○懿公之女初許求
之齊亦求之公將與許女因其傳母而言曰古者諸
侯之有女子也所以苞苴玩弄繫援于大國也言今
者許小而遠齊大而近若今之世強者爲雄如使邊
境有寇戎之事維是四方之故赴告大國妾在不猶

愈乎今舍近而就遠離大而附小一旦有車馳之難
孰可與慮社稷衛公不聽而卒嫁之于許

出女史

衛

淇澳篇

孔子曰于淇澳見學之可以爲君子也

子孔叢

○說文

隈厓也其內曰澳其外曰隈孫炎曰隈水曲中也袁
氏曰淇水之灣曲處○水經注美溝水東南注淇水
博物志澳水流入于淇漢武帝塞決河用淇園之竹
寇恂爲河內伐竹淇川治矢今通望淇川無復此物
惟王蒨篇艸不異毛興○晉灼曰淇園衛苑也其地

常多竹○埤雅傳曰淇園箊路又曰下淇園之竹以爲棬○天子玉璜諸侯以石公侯四玉一石伯子男三玉二石蓋玉石祿也充耳惟服冕旒時有之若戴皮弁以下便不得有充耳矣○弁傳云皮弁○白虎通云皮弁者所以法上古至質冠名也弁之爲言樊也所以樊持其髮也王皮弁會每貫結五采玉十二以爲飾謂之綦侯伯璆飾七玉子男璆飾五玉亦三采大夫四玉二采○簀簀棧也謂牀第也○金錫生于沙磧之中必鍛鍊而後精純圭璧韞于璞石之中必追琢而後成器此學問已成之功也○較兩轡上

出軾者今之平隔也。轎兩邊植木較橫轎上恐其墜故以曲銅闕之。故謂較爲車軾。去輿高三尺三寸較去軾又高二尺二寸。故乘車平常則憑較若應爲敬則垂手憑下軾而頭得俯較在軾上若兩較然。故曰重較。○名物疏按毛傳云重較卿士之車蓋據序武公入相于周謂之卿士其實武公是侯爵故疏云侯伯之車也。賈公彥云天子與其臣乘重較之車諸侯之車不重較二說不同者周禮本無單較重較之文各以其意爲說耳。或者以較出軾上與式爲兩層而謂之重乎。○按世家武公四十二年犬戎殺幽王武

公將兵佐周平戎甚有功平王命武公爲公嘗入相
或曰爲王卿士卿乃公卿之卿士乃士師之士爲卿
士則總掌刑政卽入相也○武公淇澳抑賓筵三詩
合觀之賓筵似作于始抑于中淇澳于終乎武公壯
年以其寬綽戲謔之性而不免于酒過故始有賓筵
之悔也旣悔之後乃作抑以自戒故其儆于國曰苟
在朝者毋謂我老耄而舍我則已當九十有五之際
矣于是而德器成就真如金錫圭璧故國人要其終
以贊之而淇澳作焉若以不可諉一句味之則恐作
于旣沒之後也

臆言

○序美武公之德也有文章又能

聽其規諫以禮自防故能入相于周美而作是詩也
○于貢古詩編次曰衛武公之好學明德國人美之
賦淇澳○詩說曰美武公之詩興也

考槃篇

朱子引陳氏曰考扣也槃器名蓋扣之以節歌如鼓
盆拊缶之爲樂也陸邲亦云考扣也槃樂器蓋扣之
以節歌者○說文云承槃也內則云進盥少者奉槃
長者奉水注槃承盥水者○釋名曰澗間也言在兩
山間也說文曰澗山夾水也从水間聲○阿爾雅云
大陵曰阿○廣雅云四起曰京四京曰阿○毛傳云

曲陵曰阿○曲景曰阿

文選注

○顧人之饒美貌○邁

毛傳謂饑意○陸爾雅云高平曰陸○釋名云陸漉

也水流漉而去也○軸卽車軸之軸有盤旋之意焉

○考槃在于蓋地下而黃曰干干峴嶠處也

文選注

○

孔子曰于考槃見遯世之士無悶也

孔叢干

○序曰刺

莊公也不能繼先公之業使賢者退而窮處朱子謂

詩文未有見棄于君之意序蓋失之而未有害于義

也至于鄭氏遂有誓不忘君之惡誓不過君之朝誓

不告君以善之說則其害義又有甚焉于是鄭子易

其訓詁以爲陳其不能忘君之意陳其不得過君之

朝陳其不得告君以善則其意忠厚而和平矣若直
遽詩詞則與君初不相涉也○詩說曰美隱者之詩
賦也○馮時可臆言曰序以考槃爲刺莊公也然察
篇中之語無有刺公之意而鄭氏所謂誓不忘君之
惡誓不過君之朝誓不告君以善之說其害義亦甚
矣此不如朱傳之爲長也夫不用于朝而自放于山
水非有真樂者不能然舉世貪鄙而以此語之則駭
且疑故詩人獨于寤寐之間永矢勿諼而已嗚呼世
之治也賢者委蛇于朝世之衰也賢者邁軸于野固
無往而不適也彼貪鄙者操之則慄捨之則悲亦何

有一日樂哉○考槃獨居高情冠世其武公時與抑
宣公時與遇宣固宜避淫穢而甘寂寥遇武則何不
事睿聖而顯情實避淫穢者若北風之亟去此或其
人也睿聖之朝瞽史師工皆與言職豈容澗谷有斯
人乎高奉臆說

碩人篇

妹之言末也○私爾雅云女子謂姊妹之夫爲私孫
炎曰私無正親之言釋名云姊妹互相謂夫曰私言
于其夫兄弟之中此人與已姊妹有恩私也○嚴氏
曰風人不直言莊姜不見荅之事但首章歷述其親

族欲讀之者知其爲莊姜則不見答之事國人自知之不待察察言之矣○等頌人于邦媛婦容之美一也一屬之貴容一屬之冶容而天下萬世之訾譽不少假借人蓋可不自愛哉○膚釋名云布也布在表也○眉釋名云媚也有斌媚也○元命苞云天有攝提人有兩眉爲人表候陽立于二故眉長二寸注攝提兩星頰曲人眉似之○目釋名云默也默而內識也○元命苞云目肝之使○曲禮云凡視上于面則敖下于帶則憂傾則奸玉藻云目容端○靈樞經岐伯曰五臟六腑之精氣皆上注于目而爲之精又曰

目者榮衛魂魄之所常營也神氣之所生也是故目者心使也○人物志云徵神見貌則情發于目故仁目之精則確然以端勇膽之精燁然以彊○朱士冠禮注云凡染絳一入謂之縹再入謂之頰三入謂之纁朱則四入與○朱子語類云倩纁絳朱此紅之染數一入爲倩再入爲纁三入爲絳四入爲朱○幘說文云馬纏鑣扇汗也又曰排沫○爾雅云鑣謂之鑣魚列反○傳云人君以朱纏鑣扇汗且以爲飾○翟第疏云婦人乘車不露見車之前後設障以自隱蔽謂之帟因以翟羽爲之飾○爾雅云輿革前謂之輶音痕

後謂之弗竹前謂之禦後謂之蔽李巡云弗車後戶
名○禮書云三車取飾于翟者以其守死而不犯分
被文以相質故也○王后五路有重翟厭翟安車翟
車輦車此翟蔽蓋厭翟也然則王后始來乘重翟乎
○四瀆之源河最高而長从高注下水流湍浚故其
流急新論○朱氏曰河在齊西衛東流入海○董氏曰
齊地西至于河則自齊適衛河界其中故曰北流活
活○庶士齊大夫送女者○朱云謂媵臣○名物疏
按左傳云凡公女嫁于敵國則下卿送之于時齊衛
爲敵國則毛云送女者下卿也朱云媵臣媵者將送

之名古者嫁女于諸侯必有媵臣伊尹爲有莘氏媵
臣百里奚爲秦穆公夫人媵于秦是也送女旣卿不
得言士卿止一人不得言庶朱義優矣○觀邯鄲風燕
燕等篇則莊姜之德行文章皆未易及而此詩不之
言者意但指人易見以刺公之昏惑耳莊姜之美固
不止此也四章中惟大夫夙退無使君勞二語微露
不見荅之意殆婉而章者歟說廳○序碩人美莊姜也
莊公惑于嬖妾使驕上僭莊姜賢而不荅終以無子
國人憫而憂之○列女傳莊姜傳母作○陸垞云衣
錦褰衣一句乃全篇之大旨也言莊姜雖以世族之

貴容貌之美而深自韜晦不事炫露則其無側媚之容而實有幽閒貞靜之德所以見棄也○詩說曰衛莊公娶于齊曰莊姜賢而不禮焉國人閔之而作是詩前一章賦也二章賦而比也三章賦也四章興也

氓篇

氓孟子疏云周官制地之法六鄉以教爲主故其地爲郊民則謂之民以其近主而有知也六遂以耕爲主故其地爲野而民則謂之氓以其遠主而無知也○周禮遂人注變民言氓異內外也氓猶懵懵無知貌○楊用修云氓之爲字从民从亡流亡之民也周

禮凡治野以下劑致甿以田里安甿以樂昏擾甿以
土宜教甿又云新甿之治注云新徙來者也若是本
國之民已受田矣何必以田里安之已安土矣何必
以土宜教之乎以詩與孟子證之尤可驗甿詩送子
涉淇至于頓丘此蓋甿之離其本土而遙于外州者
也孟子願受一廛而爲甿此蓋去其本土而占籍于
他國者也又曰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爲之甿若是本
國何得云天下之民若是本民又安得稱甿乎○布
釋名云布也布列衆縷爲經以緯橫成之者也又太
古衣皮女工之始始于是施布其法使民盡用之也

○漢書云太公以布爲貨廣二尺二寸爲幅長四丈爲疋○王制云布帛精麤不中數幅尺廣狹不中量不鬻于市○郊特牲云疏布之尚反女工之始也玉藻曰以帛裹布非禮也○水經注淇水轉逕頓丘北又屈逕頓丘西○爾雅云丘一成為頓丘注成猶重也言丘上更有一丘也周禮曰爲壇三成今江東呼地高堆者爲敦孫炎曰形如覆敦敦器似盂則此是丘之一重者二說矛盾釋名云一頓而成丘無上下大小之殺也○周禮媒氏掌萬民之判媒之所由來也○說文云媒謀也謀合二姓禮記曰男女非有行

媒不相知名○禮記曰龜爲卜筮爲筮疑而卜之則
弗非也又云孟冬命太史釁龜筮又曰卜人定龜史
定墨君定體○又曰天子無筮謂巡狩征伐不諸侯用筮小事則筮
有守筮天子道以筮諸侯非其國不筮卜宅寢室天
子不卜處太廟○又曰昔三代明主皆事天地之神
明無非卜筮之用不敢以其私褻事上帝是故不犯
日月不違卜筮○尚書曰立卜筮人○又曰官占惟
先蔽志昆命于元龜○周禮曰凡卜筮君上體大夫
占色史視墨卜人視圻○古史考曰庖犧氏作始有
筮其後殷時巫咸善筮○周禮龜人掌六龜之屬各

有名物天龜曰靈屬地龜曰澤屬東龜曰果屬西龜
曰靈屬北龜曰若屬南龜曰獵屬卜師掌開龜之四
兆一曰方兆二曰功兆三曰義兆四曰弓兆開開出其書占
之也經兆一百二十體言四兆者為分四部若易之三篇筮人掌三易辨九筮之
名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九筮之名一曰巫
更二曰巫咸三曰巫式四曰巫目五曰巫易六曰巫
比七曰巫祠八曰巫參九曰巫環以辨吉凶凡國之
大事先筮而後卜巫讀為筮字誤也上春相筮凡國事共筮更為遷都邑也○禮
記曰卜筮者先聖王之所以使人信時日敬鬼神畏
法令決嫌疑定猶豫也故周易曰定天下之吉凶成

言系類卷之二十一 國風卷之二十一
天下之疊疊者莫大乎蓍龜也蓍之德員以神卦之
德方以知神以知來知以藏往○洪範五行傳曰若
煩數溷瀆或不精嚴神不告也或觀卦察兆占不得
也或龜不神蓍不靈此其所以過差聖人不得專用
也龜筮其違于人神靈不祐也○鄭魴禹穴碑云伏
義得神筮而定皇策○世本云巫咸作筮○周禮太
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兆謂
灼龜發火而形可占其象似玉瓦原之釁注曰玉兆
顓頊兆瓦兆帝堯兆原兆周之兆也○華氏掌供燂
契以待卜事○儀禮卜人奠龜楚焯楚荆也焯以鑽灼也○白

虎通曰天子下至士皆有筮龜者重事決疑示不自專○尚書曰女則有大疑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筮龜禮三正記曰天子龜長一尺二寸諸侯一尺大夫八寸士六寸龜陰故數偶也天子著長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著陽故數奇也所以先謀及卿士者何先盡人事念而不能得思而不能知然後問于著龜聖人獨見先睹必問著龜何示不自專也或曰精微無端緒非聖人所及聖人亦疑之尚書曰女則有疑謂武王也乾艸枯骨衆多非一獨以著龜何此

言約義考 卷一 國朝志 二十
天地之間壽考之物故問之也龜之爲言久也著之
爲言者也長久意也龜曰卜著曰筮何卜赴也爆見
兆也筮者信也見其卦也尚書卜三龜禮士冠經曰
筮于廟門外筮畫卦所以必于廟門外者何托義歸
智于先智至尊故因先祖而問之也卜春秋何方西
方東面蓋筮之處也卜時西嚮已卜退東嚮問著于
東方西面以少問老之義皮弁素積求之于質也禮曰
皮弁素積筮于廟門之外或曰天子占卜九人諸侯
七人大夫五人士三人又尚書曰三人占則从二人
之言不見吉凶于筮復以卜何著者陽道多變變乃

成龜以制火灼之何禮祿記曰龜陰之老也著陽之老也龍非水不處龜非火不兆以陽動陰也必以荆者取其寃音也禮三正記曰灼龜以荆以火動龜不以水動著何以爲嘔則是也著龜敗則埋之何重之不欲人襲尊者也周官曰凡國之大事先筮而後卜凡卜視高揚火以事作龜致其墨凡取龜用秋時攻龜用冬時○龜取生數一三五七九著取成數二四六八十○筮短龜長杜預注曰筮數龜象象長數短此譬說也孔穎達曰神以知來知以藏往是爲極妙雖龜之長無以加此以至理而言卜筮實無短長今

按獻公卜驪姬卜吉而筮凶卜人曰卜之詞所言理短龜之詞所言理長蓋卽立驪姬一事而非謂筮龜有短長也

升菴集

○卦字孔穎達曰卦者掛也掛之于

壁也蓋懸物之杙也然杙則可掛于壁易卦豈可掛于壁乎卦者主也古者造律制量六十四黍爲一圭則六十四象總名爲卦可也應邵曰圭者自然之形陰陽之始卦者亦自然之形陰陽之象其爲字也从卜其爲義也从圭爲聲亦兼義也古文圭亦音卦今挂字从手爲義从圭爲聲則圭卽音卦可證矣

升菴集

○事詞類奇云神靈之龜具五色背陰面陽上下象

天地轉運象四時晴象日月灼法春後右夏前左秋
前右冬後左○開龜之下體去其外甲則下甲中有
直文者所以分左右陰陽橫五文以分十二位象五
行去其上下不可爲兆而可開鑿燹以爲兆者上下
各四周禮卜師所爲掌開龜之四兆也○輔氏曰二
章可見古人之尚卜筮然使其知易爲君子謀不爲
小人謀則亦不敢求之筮矣○垝垣莊子云鵠上城
之垝司馬彪曰垝最高危限之處○釋名云垣援也
人所依阻以爲援衛者也○禮書云垣宮室之外牆
○釋文曰卑曰垣○復關毛傳謂君子所近也○帷

裳王后之重翟厭翟安車皆有容蓋註鄭司農云容謂幃車山東謂之裳帷或曰幃容○詩正義云以帷障車之旁如裳以爲容飾故或謂之帷裳或謂之童容其上有蓋四旁垂而下謂之幃故襍記曰其輶音有襜音註云襜謂驚甲邊緣是也然則童容與襜別鄭司農云以有童容上必有襜故謂之襜車也此惟婦人車飾爲然○婦說文云服也从女持帚洒掃也稱婦有姑之詞○岸爾雅云望厓洒先典反而高疏望視也厓水邊也洒水溪也言視水邊之厓其下水溪其厓高峻者名岸又云重厓岸○序刺時也宣公之

時禮義消亡淫風大行男女無別遂相奔誘華落色
衰復相背棄或乃困而自悔喪其妃耦故序其事以
風焉美反正刺淫佚也○釋文氓美貌○毛傳出蚩
敦厚之貌言色也○詩說曰淫婦爲人所棄鄘人述
其事以刺之首二章皆賦也三四章皆興也五章賦
也六章賦中有比也○讀氓詩者皆責其婦而不責
其夫不知夫之罪浮于婦也誰爲謀之誰爲棄之乎

竹竿篇

易豫之六二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言上下皆溺于
豫而獨能以中正自守也復之六四曰中行獨復言

詩經卷之二十一 國風卷之二十一
與衆俱行獨能從善之象也此聖賢之大道固非婦
人女子所可語也今按衛之爲俗上則有新臺偕老
之譏下則有靜女有狐之咏竹竿婦人乃能以禮自
守如此其有得于介石獨復之道乎○序衛女思歸
也適異國而不見荅思而能以禮者也○詩說曰宋
桓夫人之媵和泉水而作首興後皆賦也○首章毛
傳謂釣以得魚如婦人待禮以成其室家今君子不
以禮荅已已豈不思與君子爲室家乎但君子疏遠
于已已無由致此室家之道耳○二章泉源小水之
源淇水大水也○箋云小水有流入大水之道猶婦

人有嫁于君子之禮故女子有道當嫁耳不以不荅而違婦禮○三章箋云已雖不見荅猶不惡君子美其容貌與禮儀也○末章此傷已今不得夫婦之禮蓋舟楫相配得水而行男女相配得禮而備

芄蘭篇

說文僮未冠也从人童聲又云男有罪曰奴奴曰童女曰妾从辛重省○內則云成童舞象學射御注云成童十五以上○內則左右佩用左佩紛帨乃礪小觿金燧右佩玦捍管籥大觿木燧○所佩之物皆是飾尊者使令之用紛以拭器帨以拭手皆巾也小觿

所以解小結金燧卽周禮烜氏夫遂捍卽拾也管筆
彊也逝音刀室也古者有德佩有事佩德佩則左右
皆玉此則事佩也左佩五右佩六左陽奇右陰偶也
○劉向云治煩決亂者佩鰐○鞮傳云玦也能射御
則佩鞮○說文云射決也所以鈎弦以象骨韋系著
右巨指○周禮繕人掌王之用決拾注挾矢時所以
持弦飾也著右手巨指士喪禮曰挾用正王棘若擇
音棘則天子用象骨與○序刺惠公也驕而無禮大
夫刺之杜預云惠公卽位時年十五六○禮記大全
長樂陳氏曰惠公服成人之服而有童子之行詩刺

之○詩說曰刺霍叔也以童子僭成人之服比其不
度德不量力而助武庚作亂○箋云茝蘭柔弱恒蔓
延于地有所依緣則起喻幼穉之君任用大臣乃能
成其政此幼君雖佩觿其才能實不如我衆臣之所
爲也惠公自謂有才能而驕慢所以見刺○箋云容
刀也孔仲達云容飾之刀○又云遂瑞也○爾雅云
遂瑞也郭璞云玉瑞也○孔氏云大東之韜韜佩遂
本所佩之物又云禮以玉爲瑞信其官謂之典瑞正
謂所佩之玉○馮時可詩臆曰如序所云刺惠公其
說似矣然謂能不我知能不我甲則上與君競能而

卑侮其君非所以訓義何取焉以詞意逆之其爲刺
當時之嬖臣也童子佩觿承君命而任事矣然其才
能實不過于我猶且恃寵靈而舒緩放肆垂帶悸然
也此于義庶幾無害耳

河廣篇

呂氏曰說苑曰宋襄公爲太子請于桓公曰請使目
夷立公曰何故對曰臣之舅在衛愛臣若終立則不
可以往味此詩而推母子之心蓋不相遠不曰欲見
母而曰欲見舅者恐傷父意也母之慈子之孝皆止
于義而不敢過焉不幸處父子之變者可以觀矣○

孔子曰于河廣見德之至也

論語

○孔氏曰此假有

渡者之辭文公時衛已在河南自衛適宋不渡河宋
去衛甚遠喻宋近猶喻河狹○曹氏曰自閔二年東
徙渡河衛已居河東至僖九年宋襄公立已十餘年
矣則自衛至宋不必渡河蓋取河爲喻○刀說文云
作𦨇𦨇小船也字異音同○釋名云𦨇𦨇也𦨇短也
○嚴氏曰刀船古字通用○劉熙釋名云二百斛以
上曰艇三百斛曰舠江南所謂短而廣安不傾危者
也○輔氏曰但言非河之廣而不可渡非宋之遠而
不可至以極其情思焉而終不明言其義之不得往

也此意最可玩○序宋襄公母歸于衛思而不止故作是詩也○子貢古詩編次曰宋桓姬歸于衛思襄公賦河廣

伯兮篇

戈爲五兵之一太白陰經注云五兵者弓矢戈矛戟也○呂氏曰膏所以膏首沐蓋潘也左傳遺之潘沐潘音奔米瀾也內則泔米汁也內則又云面垢燂詳廉反潘請醕音悔○朱子曰北堂蓋古之植花艸處孔氏曰房室所居之地總謂之堂房半以北爲北堂房半以南爲南堂北堂背南向北故謂之背○疏云背

者嚮北之義故知在北士昏禮云婦洗在北堂有司
徹云主婦北堂○廬陵李氏云房屋相連謂之房無
北壁故得北堂之名○禮書云北堂在房之北○序
曰刺時也言君子行役爲王前驅過時而不反焉朱
子謂舊說以詩有爲王前驅之文遂以此爲春秋所
書从王伐鄭之事然詩言自伯之東則鄭在衛西不
得爲此行矣○孔氏以爲从王伐鄭則兵至京師正
東行伐鄭也○詩說曰鄘人有从武庚而伐衛者室
家憂而作一章二章賦也三章比而後賦也四章賦
也○毛傳伯謂州伯○諼正義曰諼訓爲忘非艸名

謂焉得善忘憂之艸非謂諼爲艸也○爾雅翼云萱
艸乃詩人極言其情因欲暫忘其思而不可得故願
得忘憂之艸而植之庶幾漠然而無思耳然世豈有
此物也哉說者因萱音之與諼同也遂命萱爲忘憂
之艸然忘艸可也而所謂忘憂憂之一字何从出哉
說文曰萱令人忘憂艸也引詩安得萱艸又作諼及
萱而稽叔夜養生論云合歡蠲忿萱艸忘憂博物志
因以爲中藥之例崔豹云欲忘人之憂則贈以丹棘
丹棘一名忘憂皆因解詩者之言而廣之耳

有狐篇

嚴氏曰狐性淫又多疑綏綏然獨行而遲疑有求匹之意喻無妻之人也○鄱陽張氏曰凡帶有二革帶加裳上所以懸珮大帶加衣上所以束衣而爲禮也朱註帶所以申束衣也言衣已束矣又加帶以束之也○傳云厲溪可厲之旁○韓詩云至心曰厲○爾雅云以衣涉水爲厲由膝以下爲揭由膝以上爲涉由帶以下爲厲○韻會註云岸高危處爲厲○序曰刺時也衛之男女失時喪其妃耦焉古者國有凶荒則殺禮而多昏會男女之無夫家者所以育人民也朱子謂男女失時之句未安序者意謂衛于此時不

能舉此之政耳然亦非詩之正意也○詩說曰君子于寒夜見貧民與狐涉水而傷之賦也○正義曰裳之配衣猶女之配男故假言之子無裳已欲與爲作裳以喻已欲與之爲室家也○袁仁毛詩或問云伯兮何以爲刺時也曰平五年蔡人衛人陳人从王伐鄭此役王爲主故不言刺衛而曰刺時其曰爲王前驅意亦在王也陳在衛西南而曰自伯之東者何也曰三國从王先至東周而後伐鄭故曰東其意以爲不但行役之久自初伐至屆之時而我首已如飛蓬矣唐詩云承恩不在貌教妾若爲容猶有怨意此云

豈無膏沐誰適爲容婉而切矣進而首疾又進而心
瘁時漸久而思漸深矣

木瓜篇

疏瓊是玉之美名○說文曰瓊赤玉也○玖書云玉
黑色說文云石之次玉黑色者丘中有麻傳云玖石
次玉者是玖非玉也大率三者皆玉石襍也○揚升
菴曰瓊玉之光彩也○瑤說文云玉之美者○序曰
美齊桓公也衛有狄人之敗出處于漕桓公救而封
之遺之車馬器服焉衛人思之欲厚報之而作是詩
也○孔叢子曰孔子曰于木瓜見苞苴之禮行也鄭

氏曰以果實相遺者必苞苴之書曰厥苞橘柚孔疏
曰衛立二公以廬于漕齊桓公使公子無虧帥車三
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漕歸公乘馬祭服五稱牛羊
豕雞狗皆三百與門材歸夫人魚軒重錦三十兩戴
公卒文公立桓公又城楚丘以封之與之繫馬三百
○凡報人之施而曰如是報之足矣則報者之情倦
而施者之德忘惟其歉然常若無物可以報之則報
者之情施者之德兩無窮也○木瓜賈誼以爲下之
報上○正義曰衛人得齊桓之大功思厚報之而不
能乃假小事以言設使齊授我以木瓜我則報之而

不能乃假以瓊琚我非敢謂此足以志報欲令齊長
以爲玩好結我以恩情耳況今國家敗滅出處于漕
齊救而封我如是大功知何以報之○詩說曰朋友
相贈之詩賦也○鄭曉古言云木瓜木桃木李一也
今人有以木爲果者酒榼中嘗用之蓋無用之物此
詩言人以無用之物問我尚思厚報之况齊有大造
于我乎木瓜猶言土飯也

國風上卷二十六終